

教育部人文社會學科學術強化創新計畫
A History of Architectural Conservation

經典研讀計畫

期中報告

年度成果總報告

補助單位：教育部

計畫類別： 經典研讀課程

經典研讀活動

執行單位：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建築與古蹟保存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邱博舜

執行期程：97年2月1日-97年7月31日

日期：中華民國 97年 8月 18日

目次

一、計畫名稱	1
二、計畫目標	1
三、導讀	2
四、研讀成果	3
第一至五章研讀成果隨堂摘記	4
期中評量試題及試卷樣本	16
第六至十章研讀成果隨堂摘記	19
期末評量試題及試卷樣本	35
五、議題探討結論	37
六、目標達成情況與自評	39
七、執行過程遭遇之困難	39
八、經費運用情形	39
九、改進建議	40
十、附錄	41
計畫參與人員	41
網頁建置情形	42
各章研讀內容樣本	43

一、計畫名稱

A History of Architectural Conservation (Jukka Jokilehto, 1999/2002) 經典研讀課程。

二、計畫目標

歷史建築的保存觀念與維護修復活動目前尚以歐西之發展為先進，相關國際組織如國際文化資產保存與修復研究中心 (ICCROM)¹、國際文化紀念物及史蹟委員會 (ICOMOS)²、國際區域博物館委員會 (ICR)³ 等，自五、六零年代文物保存問題始受到重視以來，一直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存續而努力，並每年召開專家會議探討相關議題與案例問題。國內在建築修復領域尚欠缺完整的知識基礎，亟待向西方借鏡取經。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古蹟保存研究所旨在培養建築之歷史與保存方面的研究人才，學生必須對歐西的建築保存發展歷史有紮實深入的瞭解，惟因語言文化以及相關建築史背景之不足，一般學生即使有意願閱讀原文專業文獻仍感隔閡，本課程所選讀的 *A History of Architectural Conservation* (Oxford : Butterworth /Heinemann 1999) 是目前歐西建築保存歷史發展方面唯一的英文著作，作者 Jukka Jokilehto 是世界知名的建築保存專家，累積了廿餘年保存實務的經驗與知識，長期在 ICCROM 任職與授課，為 ICOMOS 國際訓練委員會的總長，活躍於國際教科文組織 (UNESCO) 相關專家會議及公約部門。此著乃修訂自 Jokilehto 於 1978 至 1986 年間在歐洲三大保存研究中心之一的英國約克大學進階建築研究所所完成之博士論文，內容主要以歐洲建築與紀念物修復實務與理論發展為主，亦囊括其它世界各時期對相關議題的看法與處理，是第一本綜觀建築維護的歷史和理論的鉅著，完整地涵蓋全世界的現代維護之各種取徑，取材廣博。是歐西建築保存歷史的代表性著作，也是學術與專業界嚮望已久的經典與最理想的選讀教材。本計畫主持人期以逐字逐句翻譯講解的導讀方式，讓學生得到正確而必要的建築保存知識。

¹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the Pre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1959 年依照聯合國教科會組織年會之決議成立於羅馬，由五十餘個會員國的文資保護專家所組成，為一跨國組織，網址 <http://www.iccrom.org>。

²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 依據 1964 年威尼斯憲章成立於巴黎，網址 <http://www.icomos.org>。

³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Regional Museums, 是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旗下三十個國際委員會之一，於 1954 年首度召開年會，網址 <http://www.icr-icom.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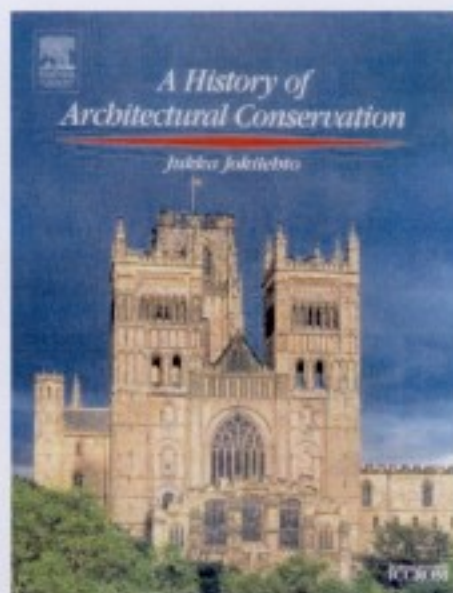
本課程計畫預訂研讀進度如下：

研讀序次	預定研讀日期	主讀人	研讀內容 (書目章節或篇次)	討論議題
1	97.2.25	邱博舜	From traditional to modern society	古代對歷史建築和遺址的概念
2	97.3.3	邱博舜	Recovery of antiquities	文藝復興到巴洛克的保存與修復的作為
3	97.3.10	邱博舜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考古發現與啓蒙理性下的古蹟修復
4	97.3.17	邱博舜	Classical monuments	法國大革命氛圍下的法國古蹟修復
5	97.3.24	邱博舜	Classical monuments	法國大革命時期的羅馬和希臘的修復
6	97.3.31	邱博舜	The age of Romanticism	英國的哥德復興的修復活動
7	97.4.7	邱博舜	The age of Romanticism	法國古蹟的國家行政管理體系的萌芽
8	97.4.14	邱博舜	Stylistic restoration	法國風格修復的理念與作法
9	97.4.21	期中評量		
10	97.4.28	邱博舜	Stylistic restoration	英國的保存與修復的對立
11	97.5.5	邱博舜	Conservation	Ruskin 的維護思想與英國的維護政策
12	97.5.12	邱博舜	Conservation	歐陸的維護運動
13	97.5.19	邱博舜	Theories and concepts	保存觀念與理論
14	97.5.26	邱博舜	International influences and collaboration	近期國際性的保存合作
15	97.6.2	邱博舜	International influences and collaboration	近期國際性的保存合作
16	97.6.9	邱博舜	Definitions and trends	時下的遺產與保存相關概念的釐清
17	97.6.16	期末評量		

三、導讀

本經典研讀計畫所選讀的《建築保存史》(A History of Architectural Conservation) 乃根據作者 Jokilehto 博士於 1978 至 1986 年間在英國約克大學

進階建築研究所取得學位之博士論文所改寫，原論文共 466 頁，在 ICCROM 網站的資料檢索系統以電子檔的型態線上出版。應出版需求而改寫的版本總頁數為 390 頁，內容主要以歐洲建築與紀念物修復實務與理論發展為主，亦囊括其它世界各時期對相關議題的看法與處理，是一本結構完整的學術著作，詳述許多國家的代表性案例，尤以歐西為主要論述脈絡，兼談中歐、北歐、美洲、中東及亞洲等區域國家相關古蹟保存思潮與作法的發展。知識內容涵括古代紀念物、藝術品與歷史建築物之各路取徑，述及歐洲歷史涵構裡關於古物興趣的起源與影響，並從文藝復興時代到近代知識體系與世界觀之發展如何影響人們對文化遺產的態度與實踐維護的操作方式，以及價值觀與時代環境的演變對古紀念物之保存帶來的各種契機與挑戰。



四、研讀成果

本課程計有十五名建築與古蹟保存研究所學生修習，旁聽生兩位。每週預訂進度為一章，遇篇幅較長的章節則分兩週進行，修課同學預讀該章後，由導讀人（即本計畫主持人）於課堂帶領逐字翻譯與解說，並配合呈示該章內容相關之圖片，使研讀同學在文字內容與圖片的對照下能得到更鮮明生動的概念和印象，同時進行深度議題之討論。經過十八週的課堂帶讀，已將全書十章研讀完畢，並於期中及期末分別舉行考試，以督勵及驗收修習學生熟悉研讀內容。而經過一學期的浸潤，學生多能掌握建築維護實務與理論發展脈絡之梗概。

應導讀需要而製作的全書中譯本已完成，本計畫主持人已與作者 Jokilehto 博士取得聯繫，洽商發行出版中文本之事宜，將其建築保存的經驗與知識分享推廣給對此領域有興趣的讀者。

各章研讀成果隨堂摘記如下。

研讀日期 2008.2.25

研讀章節

1 From traditional to modern society 從傳統到現代社會

1.1 Past approaches to historic structures 對於歷史結構物的過往取徑

1.2 Traditional society 傳統社會

1.3 Early concepts on history and heritage 歷史和遺產的早期觀念

1.4 Rediscovery of antiquity 古代的再發現

1.5 Modern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現代歷史意識

研讀摘要

本章介紹文化遺產(heritage)的概念與政策之產生，首先談及古文明建成物所面臨的各類型風險—包含自然的與人為的，古建成物之修建往往歷時數代但仍以風格的統合為考量。

遺產的觀念攸關人們對歷史、記憶以及世界觀等概念之演變。「受保護的遺產」是「受保護的神聖場所」所傳承下來的概念，其神聖之意義歷經生產、朽壞與更換等過程仍有效轉化運作，即非物質的文化傳承與建成物互動的結果。十八世紀以後，歷史開始被詮釋為一個集體的社會經驗，不同時期與區域的文化有自己的風格，是多元主義發展的開始，而多樣性的承認一直影響到現代關於遺產的定義與維護政策。

文藝復興喚起對古羅馬的研究興趣，美學興起，導致作為一件藝術品的價值與作為一件古物的價值之衝突，成為修復工作的新面向與重要議題。而現代維護理論仍透過持續地相互辯證而發展。

課程概況



研讀日期 2008.3.3

研讀章節

2 Rediscovery of antiquities 古代的再發現

2.1 Collections and restoration of antiquities 古物的收集和修復

2.2 Renaissance architectural treatises 文藝復興建築論文

2.3 Early practice and protection in Rome 在羅馬的早期實務和保護

2.4 Raphael and the protection of monuments Raphael和紀念物的保護

2.5 Treatment of monuments after the Sack of Rome 羅馬劫掠後的紀念物處理

2.6 Reformation and Counter-Reformation 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

2.7 Influences in Europe 在歐洲的影響

研讀摘要

廢墟崇拜的浪漫主義建立起古羅馬在詩人和畫家心中的永恆地位，帶動文藝復興時期收藏家對古代藝術品之搜集，古物成爲收藏家之間流通的藏品，而受雇於藝術贊助者之藝術家同時須負責古代藝術品之修復與重新設計。爲了使藏品恢復到可以令收藏家滿足愉悅的狀態，多半的處理方式是修復到原來可能的形式而非保存其破損原貌。

相較於十六世紀的建築論文注重實務，十五世紀建築論文較爲人文性與理論性。這些論文對於如何轉化建成物外觀以滿足新時代美學需求提出各種操作上的指南，雖然古建築仍持續被使用爲新建物的礦場，這些著名的建築理論家如 Alberti, Raphael, Michelangelo均對當局的古蹟政策作出貢獻。

路德教派開啓的宗教改革運動也使中世紀建築飽受「改革」，其中世紀外貌多半被包覆或破壞。僧院遭到主教及國王下令鎮壓以致紀念品遭受變賣及破壞，Inigo Jones的義大利知識旅行所帶回的古典主義也強化了對古建築的破壞性處理。

課程概況



研讀日期 2008.3.10

研讀章節

3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啓蒙時代

3.1 Impact of the Grand Tours 知識旅行的衝擊

3.1.1 Archaeological documentation 考古學文獻

3.1.2 English aesthetic theories 英格蘭美學理論

3.1.3 Influences in other countries 在其它國家的影響

3.2 Early concepts in painting restoration 繪畫修復的早期概念

3.2.1 Treatment of mural paintings 壁畫的處理

3.2.2 Patina 古色

- 3.2.3 Care of paintings in Venice 在威尼斯的繪畫看護
- 3.3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restorations 考古發現和修復
 - 3.3.1 Excavation of buried cities 埋城的挖掘
- 3.4 Winckelmann and the restoration of antiquities Winckelmann和古物修復
 - 3.4.1 Ideal beauty 理想美
 - 3.4.2 Works of art 藝術品
 - 3.4.3 Cavaceppi
 - 3.4.4 Influences on practice 對實務的影響

研讀摘要

啓蒙時代的理性精神形塑了現代維護運動的中心概念，它將人們對古代的興趣聚焦於考古學等系統性的研究，知識旅行(Grand Tour)及其所導致的古物收藏等時尚興起，羅馬成爲各國朝拜「美」的聖地，但也因爲各國的爭相收藏，古物開始流落海外。

義大利古典地景的「如畫」特質與「崇高」感結合，形塑十八世紀的英格蘭美學，荒野或廢墟等元素及概念，出現於遊記、風景畫、花園設計等，並在十八世紀的70年代開始影響法國。

十七世紀最重要的古物學者Bellori以新柏拉圖主義立論，提出優越美、理型美的概念。十八世紀的Winckelmann認爲理想美是藝術評估的主要原則。

1778年受命於威尼斯管理國家圖畫的Pietro Edwards容許繪畫之重整，但須**尊重原貌**，並小心模仿原來的特色，不可嘗試改善，不可使用有害原作的材料，以使修復的部分可於日後去除。

1745年米蘭承認並規範修復工作必須具有**特殊證照**才得進行。

十八世紀新的考古發現影響新古典主義，成爲對抗洛可可與後期巴洛克等浮誇風格的運動。

La Vega 考慮到文物的價值在於「**整個環境的效果**」，提議保存與保護出土的濕壁畫於原位，令空間保持如發現時的樣貌。

Cavaceppi是羅馬最活躍的雕刻修復師，其發揚Winckelmann的原則，強調原作不應在修復過程中被加工，修復目標爲**教育性的**，不可誤導觀眾，避免「**詐欺**」，原作在進行修復前其意義應被完整掌握。

課程概況



研讀日期 2008.3.17

研讀章節

4 Classical monuments 古典紀念物

4.1 The French Revolution 法國大革命

4.1.1 Orders for protection and inventory in France 法國的保護和財產目錄命令

4.1.2 Abbé Grégoire

4.1.3 Museums 博物館

4.1.4 Quatremère de Quincy

4.2 Restoration of classical antiquities in Rome 羅馬古典古物的修復

4.2.1 Administration on antiquities 古物的行政管理

4.2.2 Canova

4.2.3 The Colosseum: I 羅馬競技場 I

4.2.4 French administration 法國統治

4.2.5 Ancient monuments 古代紀念物

4.2.6 French principles 法國原則

4.2.7 Papal administration 教宗統治

研讀摘要

法國大革命使歷史建築與貴族收藏品成爲人民發洩憤怒的對象，遭到嚴重的破壞與變賣，直到Abbé Grégoire提出反「蠻橫主義」(vandalism)的原則，以教育目的爲由喚起文物保存之必要，其肯定紀念物的價值，主張文物不應爲維護以外的目的被搬移原址。

大革命使教會及貴族的財產充公，新政府組成紀念物委員會照護古代紀念物，該委員會延續十八世紀以來對待古代紀念物的各種思想理路，認爲紀念物是國家資產，其保存爲國家的責任，頒布法令禁止破壞對藝術、歷史和教育有利的各種文化遺產，其中教育的價值特別受到強調及重視。

義大利律師暨考古學者Carlo Fea爲古物立法撰寫勅令，強調古代紀念物及藝術品的公共性，因此皆須向國家註冊，並原地維護。

Gisors則認爲放任古物毀壞是可恥的，崩塌的歷史建物應至少被重構到可以讓人對原來的形狀和比例得到正確觀念。

1815年，義大利San Luca院長Canova在其它國家的支持下到巴黎追討古代紀念物，將之返還羅馬。

課程概況



研讀日期 2008.3.24

研讀章節

4 Classical monuments 古典紀念物

4.2.8 The Arch of Titus Titus 凱旋門

4.2.9 The Colosseum: II 羅馬競技場 II

4.2.10 Approaches to restoration 修復的取徑

4.3 Influence on the restoration of antiquities in France 古物修復在法國的影響

4.4 Anastylis of classical monuments in Greece 希臘古典紀念物的原物歸位

4.4.1 Legal and administrative basis 法律和行政基礎

4.4.2 The Acropolis 雅典衛城

4.4.3 Athena Nike Temple Nike 神廟

研讀摘要

San Luca 院士 Stern 於 1817 年與其它人一起受命修復 Titus 凱旋門，其依照 Gisors 的建議（見章節 4.2.6）拆除並重建，以原維度與比例作量體之重現，新建部分維持平素以有別於原有元素。此案雖遭受複雜的批評，仍為歷史建築之修復奠定現代原則的典範。

十九世紀初期羅馬競技場因安全問題而需封閉，然此做法難以顧全人們對遺跡的心理需求，移除藤蔓植物以加固結構等措施亦招致傷害古紀念物如畫特質之批評。1840s 與 1850s 年間，新古典建師 Canina 在原結構缺口以磚材重建了數個拱，與原來的石材結構作區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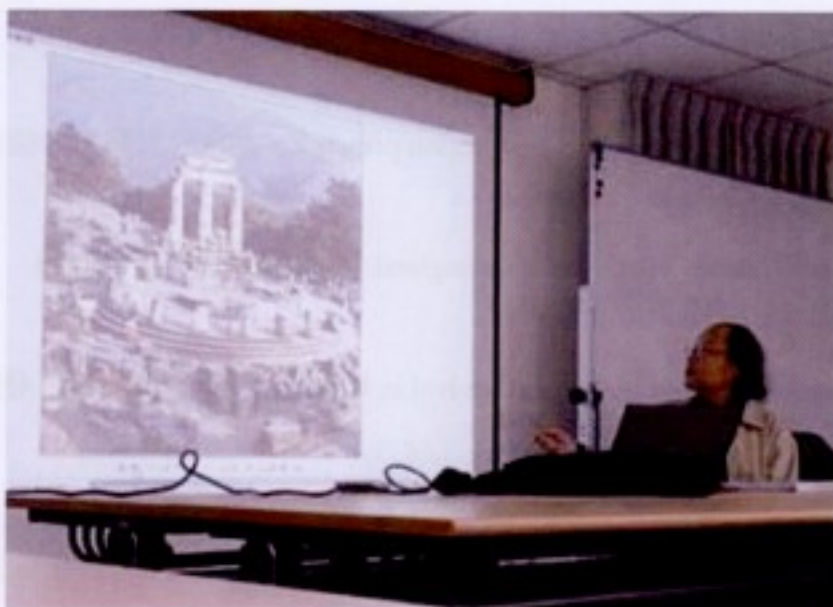
歷史修復的兩種取徑表現在 Canova 和 Thorwaldsen 各自的態度和作法上，一是尊敬原件而只作純維護；一是重建佚失部分讓原構成爲可見。Titus 的例子可謂中間取徑，維護原件並重構整體，並清楚區分新舊材質的不同。

De Quincy 於 1832 年對修復作定義：1. 對古老紀念物執行修茸；2. 使古紀念物足以呈現其原始外觀的圖說。強調修復工作的教育目的與教育價值。爲了不誤導觀者，「不要管細部」，重建量體即可，此論點與 Gisors 相同。

希臘於 1821 年宣布獨立，紀念物的保護與維護成爲新政府的使命，神廟的修復象徵著國家的復活，也賦予希臘字「原物歸位」(Anastylis)意義。

雅典衛城 (The Acropolis) 在修復計劃展開以前被用於軍事防禦，Klenze 撤除軍備、拆毀防禦工事的建議於 1834 年被接受，使神廟恢復為神廟。Klenze 並作修復指南，聲明所有可利用的柱子都應該再立起來，如有缺件，可在「沒有假裝要隱瞞修復」的情況下以原始材料重建，並與原構區分，所有的修復應限制在最小的必要程度內。

課程概況



研讀日期 2008.3.31

研讀章節

5 The age of Romanticism 浪漫主義時期

5.1 Gothic revival and remodeling of cathedrals in England 英格蘭哥德復興和大教堂的改造

5.1.1 James Essex

5.1.2 Durham Cathedral Durham 大教堂

5.1.3 James Wyatt

5.2 Antiquarian debate about restoration principles 古物研究關於修復原則的辯論

5.2.1 John Carter

5.3 Gothic Revival restorations in England 英格蘭的哥德復興修復

5.3.1 Pugin

5.4 Romanticism and mediaeval revival in Germanic countries 日耳曼國家的浪漫主義和中世紀復興

5.4.1 Cathedral restorations 大教堂修復

5.4.2 Discovery of the Middle Ages 中世紀的發現

5.4.3 Gilly

5.5 State care of monument in Prussia 普魯士紀念物的國家照顧

研讀摘要

理性主義令古典樣式得到歷史上新的地位，浪漫主義則使中世紀建築不再受到冷落。

中世紀建築的修復案通常由接受古典訓練並尊崇理性原則的建築師執行，James Essex 為其中的例外，被認為是第一位對中世紀有興趣的「哥德建築師」。

古物收藏協會主席 Sir Henry 表示現代修復工作整潔的「修剪」與對稱講究破壞了中世紀建築的複雜、巨大和如畫效果，John Carter 亦持類似看法。

因工業發展帶來區域整建的需要，中世紀建物持續面臨被拆除的命運，以利城市之擴展。其中約克郡的拆毀計畫在 Carter 與輿論界的努力下，保住了城

牆。

A.W.N. Pugin 是英格蘭哥德復興的關鍵人物，除了實踐於設計，亦宣揚於寫作上，其主張修復工作的前提是古老感覺與情緒的恢復，其為狂熱的天主教信徒，因此所有關於歷史建築的論述都包含在宗教的實踐上，如果不能使教堂修復至原有的「榮耀」狀態，使人尊敬，其抱持寧可不為之的態度。

文學家歌德將中世紀風格與國族主義結合在一起，哥德樣式成為日耳曼的民族象徵。

課程概況



研讀日期 2008.4.7

研讀章節

5 The age of Romanticism 浪漫主義時期

5.5.1 Cologne

5.5.2 Marienburg

5.5.3 Magdeburg

5.5.4 The Conservator 維護官

5.6 Beginning of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historic monuments in France 法國歷史 紀念物政府行政管理的開始

研讀摘要

科隆大教堂的建造始於十三世紀，歌德雖然是古典主義的支持者，但其份量足以爭取當局對各時期古蹟的維護，他提議應建立組織以維持其建造與維護，不光是基金的籌募，還有恢復工藝的需要。

由於普魯士王對歷史建築的關注，也由於日耳曼國族主義需要象徵紀念物，科隆大教堂等中世紀建物得到了續建與照顧，此時期的修復往往意味著除去其巴洛克的徽貌，並重建回「原來想要的形式」，即哥德式。但哥德式不一定是日耳曼產物的說法也隨著國族主義的消退而逐漸被接受。

首任藝術紀念物的維護官 Von Quast (1807-77) 希望尊重紀念物各種年代的所有部分，認為「淨化」式的修復具破壞性，只有錯誤與狀況不佳的部分可被去除。

雨果在對巴黎聖母院讚美裡指出藝術的漸進性與風格純淨的作品一樣可貴，因為藝術經常在接受變革，並接受變革過的結構自我鑲嵌、自我消化、自我發展與自我完成。

中世紀建築工程往往歷經數世紀，其續建與保存成爲必須一併解決的命題。隨著形式品味的演化與變革，同一座建築物上具有各時期的風格徽貌，保存與修復於是不必然爲必須貫徹到底的理念之爭，而可能同時被運用在同座建築物上的不同元素。

課程概況



期中評量 2008.4.14

評量範圍 原典 *A History of Architectural Conservation* 第一至第五章。

試題樣本

A History of Architectural Conservation
Mid-term Test
Chiou, Bor-Shuenn

Translation

3,4 擇一。


6,7 擇一。

其餘均需作答：

共作答五題，每題 20%，總分 100%。



1.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onservation theory has evolved especially as a thinking process; at the same time, different types of restoration have continued being practised in the field. The definition and care of cultural heritage, physical and non-physical, has been characterized by conflicting value judgements. As noted above, it has mainly developed through a debate where the different aspects have been compared and priorities assessed. Modern conservation has been necessarily preceded by a process of awareness-building through the efforts of humanists and artists. It has usually been accompanied by the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artefacts and works of art, by cultural tourism and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museums. Progressively, this development has led to state control, to norms and protective legislation, as well a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dministrations with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care of public buildings. Only later, has protection been extended to privately owned properties and historic settlements. (Ch1.pp25-26)
2. While restoration of statues for collections continued as routine work for sculptors, it also became a subject of debate, particularl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From the beginning, however, the two attitudes, preservation or restoration, were apparent and were reflected also in the treatment of ancient architecture. The revival of Classicism was based on the study of classical monuments, and was advanced in the architectural treatises of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ies. These treatises referred to principles of solid durable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and also drew attention to the documenta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resources of the Renaissance, the ancient monuments themselves. At the same time, voices were sometimes heard beyond the style or the manner of building, and some writers recalled the values of even the rejected mediaeval structures. (Ch2.pp.6-7)
3. The 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s: 'beauty', 'picturesque' and 'sublime', was further

一  蕭惠帆 29553012 研二

1. 當代保存理論的發展已進化特別的成為一種思考的過程。同時，各種形式的修復也持續地在此領域中施行。對於文化資產的定義與關注，物質與非物質的，都依分歧的價值判斷——而特徵化。如上所述，其主要發展乃經由比較且優先順序也評估過了。

一辯論，而此辯論的不同面向，已經過
在人道主義者與藝術家的努力下，當代保存
被
已^被要的有意識的建物之過程所先行。此通常伴隨著

歷史物件與藝術作品的收藏，文化觀光與博物館的成立。漸進地，^在此發展引領下，國家^(開始)管控，規範與立法保護，同時也成立管理部門來負責公共建物的照顧。接著，此類保護也擴及到私人產物與歷史(遺址)聚落。



29653015 張馨方 建古所一年級

2
2018.04.14

[1] 現代保存理論的發展已經特別地演變為一種思考的過程；同時，各式各樣的修復方法也持續地在這個領域被執行。文化遺產的定義與關注，物質與非物質，經由多種價值判斷的衝突被剝劃出其特性。這就如上面所提，這個定義與關注，主要是透過討論進而有所發展，在這個討論裡，不同的思考層面被一一比較，並且在優先順序上反評估。由於人文主義者和藝術家的努力，現代保存被必要地放在建築意識過程之前。通常伴隨著歷史工藝品和藝術作品的收集，文化觀光和博物館的建立。逐漸地，這個發展導致了政府掌控，規範和保護性法規以及照顧公共建築物的責任方面管理行政制度的建立，之後，保護這個概念也拓展到私人產物和歷史聚落。

[2] 在雕像收集品的修復持續地成為雕刻家例行性工作的同時，它也成為了辯論的議題。特別是在18世紀之際。從一開始，然而，這有2種聲音（態度），保存與修復，這兩者很明白地也在對待古建築物時被反映出來。古典恢復的基礎在於對古典紀念物的研究，進階於15、16世紀的建築物處理方法。這些方法是針對於堅固持久的架構和維持的原則，以及花心思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文獻資料與資源的保護以及古代建築物本身。同時，在建築物的風格與態度之外，偶爾會有不同的聲音被聽見，一些作家喚起了曾經被遺棄的中世紀結構的價值。

研讀日期 2008.4.21

研讀章節

6 Stylistic restoration 風格修復

6.1 Restoration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France 法國修復原則和實踐

6.1.1 Vézelay

6.1.2 Notre Dame 聖母院

6.1.3 Carcassonne

6.2 The conception of 'stylistic restoration' 風格修復的觀念

研讀摘要

受到民族主義的影響，歷史建築被視為國家歷史文物，普遍採用風格修復作為國家的文化象徵，以為國家成就之證明。修復被視為一種愛國行動，去除人與時間給予紀念物的破壞。

參與聖母院修復工作的 Lassus 提出歷史紀念物的修復應為具備科學性的工作，而非由藝術家的創造性所主導。

Bourassé 總結 1845 年歷史委員會對修復原則的討論，在結構安全上，「允許紀念物腐壞是一種罪行」，而在裝飾與美學上則有兩種看法，第一種視已毀壞的現狀為歷史見證，第二種則贊成維持紀念物的功能與活性。

拿破崙三世以重建巴黎為名拆毀街廓，歷史紀念物服務部除了保衛相關預算外出版了 Mérimée 和 Viollet-le-Duc 的修復指南作為因應。

Viollet-le-Duc 對「最終完美」懷抱信心，定義修復是將紀念物復原到未曾存在過的完整。風格則是忠於某原則理念之證明。修復者除了對古代有良好知識，還須做批判性的評估，有能力改善原本紀念物的瑕疵。為了改善原有的結構，甚至可「以新石頭替換歷史材料」或選擇更適合的結構形式。也因為如此，Viollet-le-Duc 所定義的修復包含一連串的衝擊與嘗試。而保存建築物最好的方法是「為它發現用途」。Viollet-le-Duc 的看法與 Lassus 相對，正當化古紀念物的再創造。

Castagnary 相信「腐朽適合紀念物」。對應 John Ruskin 與 William Morris 的維護運動，法國的 Viollet-le-Duc 與英格蘭的 Scott 的路線屬於破壞性修復。

課程概況



研讀日期 2008.4.28

研讀章節

6 Stylistic restoration 風格修復

6.3 Conservation vs. restoration in England 英格蘭的維護對修復

6.3.1 Ecclesiological architects 教會學的建築師

6.3.2 George Gilbert Scott

6.4 Austrian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s 奧地利保護和修復

6.5 Stylistic restoration in Italy 義大利的風格修復

研讀摘要

法國的修復工作通常歸責於系統的中央化，而在英國則依賴個人及私人基金會的努力。幾個協會的產生可視為英國修復史的里程碑如：

Cambridge-Camden 協會 (1839)、教會學協會 (1845)、古代建築保護協會 (1877)、古紀念物協會、喬治亞社群、維多利亞協會、不列顛考古委員會、國家信託 (1895)、蘇格蘭國家信託 (1931)。

Cambridge-Camden 協會所出版的《教會學者》一書曾提及，修復應從現有的證據回復到第一位建造者所設想...甚至更完全地執行。此理念與法國的 Viollet-le-Duc 相近。

Scott 堪稱維多利亞時代最成功的建築師，負責大量教堂的修復工作，他認為修復原則依案例可區分為兩種：1.已失去功能的廢墟，被視為過去文明的見證；2.仍然被使用的教堂，必須持續表現最好的形式，此原則近似 Camdenians，也與法國的 Viollet-le-Duc 相同，亦正是 Scott 為人批評之處。其主張維護主義為修復工作目標中的一個近似定義，事實上每一個重建者都是折衷的，無論其主張為何。

奧匈帝國的皇帝於 1850 下令創立歷史建築物研究維護中央委員會，與地方的榮譽維護員合作，負責文物的保護與修復。榮譽維護員由士紳階級中任命，雖然尊敬歷史、強調浪漫式的復興，但都是業餘人士，修復工作的執行多受 Scott 和 Viollet-le-Duc 啟發與影響。

課程概況



研讀日期 2008.5.5

研讀章節

7 Conservation 維護

7.1 John Ruskin's conservation principles John Ruskin 的維護原則

7.1.1 The nature of Gothic 哥德的本質

7.1.2 Rural areas 鄉野地區

7.1.3 Beauty and picturesque 美和如畫

7.1.4 Truth and memory 真實與記憶

7.2 Development of conservation policies in England 英格蘭維護政策的發展

7.2.1 Scott's reaction to Ruskin Scott 對 Ruskin 的反應

7.2.2 RIBA guidelines RIBA 指南

7.2.3 Anti-Restoration 反修復

7.3 William Morris and SPAB

7.3.1 The lesser arts 次要藝術

7.3.2 Manifesto and development of policies 宣告和政策的發展

研讀摘要

John Ruskin (1819-1900) 視古代紀念物為特定歷史涵構的獨特創作，其累積的年歲構成美的一部分，是古代紀念物的根本元素，歷經幾世紀得以「成熟」。雖然沒有寫關於維護的理論，卻提供了現代維護哲學的思想基礎。

John Ruskin 建築概念的核心見於《威尼斯之石》一書中關於哥德定義的闡述：野蠻、喜愛變化、喜愛自然、被干擾的想像力、固執、慷慨。

John Ruskin 主張建築的裝飾分為三類：1. 奴性的；2. 體質上的；3. 革命性的。奴性的裝飾完全受到上層權力與智力所控制支配，而體質上的裝飾表現出執行者內在的自由與創造性，見於哥德，革命性的裝飾不容許劣等的執行，以文藝復興為代表。其主張**健康和高尚的勞工**造就作品的偉大。

Ruskin 定義美為和諧與安祥，反映上帝，呈現於自然，為形式的源頭。哥德由於形式模倣自然，是較古典或文藝復興更為合乎審美的一種建築形式。

Ruskin 視「好人的房子」為其記憶的化身。將一般對於國家歷史紀念物的

關注拓展到世俗與個人。

Ruskin 認為一幢房子屬於其擁有者及第一位建造者，而不是當下的「我們」的，它也屬於後裔子孫，因此當下的「我們」有照管與保護的義務。

1877 年 Sidney Colvin (1845-1927) 闡明道歷史建築身上保存了老的手藝，珍貴的價值之外，亦提供莊嚴的想法，一座老教堂不只是一座，而是許多個教堂在一個。

1861 年 William Morris 追隨 Ruskin 中世紀工匠與藝術家的理想，與友人設立 Morris, Marshall, Faulkner & Co. 公司及工作坊，讓藝術家投入實際生產過程。發揚 Ruskin 所倡議「勞動應該成為樂趣而非痛苦」的理念，愉悅於工作的勞動自然會產生美，而藝術應該是社會生活之表示。

古代建築物保護協會 SPAB 成立於 1877 年，主張對古代紀念物維護性地修理。J. Ruskin, S. Colvin, Burne-Jones, Philip Webb, W. Morris 等人皆列名為重要成員。

課程概況



研讀日期 2008.5.12

研讀章節

7 Conservation

7.3.3 Influence of SPAB abroad SPAB 對海外的影響

7.3.4 France 法國

7.4 Archaeological sites 考古基地

7.4.1 Work of Orlandos Orlandos 的工作

7.4.2 The Mediterranean 地中海

7.5 The conservation movement in Central Europe 中歐的維護運動

7.5.1 The case of Munich 慕尼黑案例

7.5.2 Introduction of English influence 英格蘭影響的引進

7.5.3 Paul Clemen

7.5.4 Conservation meetings 維護會議

7.5.5 Dehio

7.6 The conservation movement in Italy 義大利維護運動

7.6.1 Restauro filologico 語言學修復

7.6.2 Restoration architects 修復建築師

7.6.3 Restauro storico 歷史性修復

7.6.4 Restoration in Rome 羅馬的修復

研讀摘要

1909 年 C. Weber 發表文章提及：死的建築物可分為 1. 純粹廢墟，沒有藝術價值；2. 保有屋頂而失去用途；3. 具藝術性及歷史性的「死的建築」。

活的建築指以原來功能在使用的歷史建築，其修復目標應以藝術價值被優先考量。

「歷史學派」主張以歷史性與考古價值作為歷史建築外觀的基準，而「現代學派」則希望保留建築風格的歷史整合，並以當代風格來執行增建。

Georg Gottfried Dehio (1850-1936) 是影響日耳曼世界至深的重要藝術史學家，他主張「老必須看起來老」，只有當維護不可能時才允許補完，崩落的東

西只能在相當有限的情況下可被重建。

Dehio 主張建築師既是應用科學的技術員，亦為藝術家。而歷史建築的修復工作則不需要創作者，而是研究科學家，其應為全職職業，令「歷史性精神充分滲透」。

語言學的 (philological) 取徑發展自米蘭，將紀念物視為負載訊息的文本，需要被分析與詮釋，不可偽造。「語言學修復」定義古老紀念物作為反映過去歷史的文獻聲明，不僅對建築研究有價值，對於反映「歷史的所有面向」也有貢獻。

羅馬在 1890 年成立一保護歷史建築的協會，追隨英格蘭及法國模式，協會成員包括政府官員、地方代表、學院教授及建築師，此協會將紀念物分為三大類：1. 歷史性或藝術性的建築物；2. 歷史性或藝術性的建築物，應公用事業之需求可被遷移；3. 有藝術史趣味的建築物。而法律保護的對象主要為第一類。紀念物則被廣泛地定義為顯示重要藝術特性或歷史記憶的建築物或其部分、物件及殘片。

課程概況



研讀日期 2008.5.19

研讀章節

8 Theories and concepts 理論與觀念

8.1 Alois Riegl and the 'Denkmalkultus' Alois Riegl 和「文化紀念物」

8.2 Development of Austrian policies 奧地利的政策發展

8.3 'Restauro scientifico' 「科學性修復」

8.4 Italian post-war developments 義大利戰後發展

8.5 Cesare Brandi's theory of restoration Cesare Brandi 的修復理論

8.5.1 Creative process 創造性過程

8.5.2 Restoration 修復

8.6 The impact of Brandi's thinking Brandi 思想的衝擊

研讀摘要

尼采的「上帝已死」代表絕對性與寰宇性的最高價值被排除，真理不是最高價值的量度，且被藝術所取代，是權力意志的表達。

海德格將藝術品與「物件」和「工具」並列作比較，藝術品的目標在物體本身，經由創造過程成為真實。

Alois Riegl (1857-1905) 提出「藝術意志」，視藝術品為對抗功用、物質、技術的戰爭中藝術意志之結果。並區分「蓄意的紀念物」及「非蓄意的紀念物」，前者為連續世代而存在，後者為滿足當時需求而生，而於後來被視為具歷史價值，依當代認知而定義。

Dehio 認為美學及歷史性的判斷一再改變，我們並不因紀念物美麗才維護它，而是因為它是國家存在的一部分，保護紀念物並非尋求愉悅，而是實踐虔敬。

Riegl 觀察到文化遺產不必然被構想為國家遺產，而應基於更廣的人性情感，接近宗教，獨立於美學和歷史教育。

Gustavo Giovannoni (1873-1947) 作為羅馬城的都市規劃者，除了科學性修復之取徑，他注意到「次要建築」的重要性，比起重要、光榮的宮室等，更代表大眾。次要建築是建築散文，需要被小心研究。

1931 年的雅典國際會議，Giovannoni 提出現代技術必要時可用於維持、修理和加固以延續紀念物之藝術生命，其看法貢獻了雅典憲章，隔年 Giovannoni 出版義大利憲章，將紀念物視為**歷史性檔案**，以更廣的取徑。

Giovannoni 將修復區分為四類：1. 加固；2. 原物歸位；3. 解體 (liberation)；4. 完成或更新 (renovation)。

Giulio Carlo Argan (1909-94) 主張古代紀念物必須被**正確的閱讀**，區分修復為：1. 維護性修復；2. 藝術性修復。後者基於藝術品的歷史性-批判性評價而操作，目標為**散發其美學品質**。前者一般可視為「維護」。

Roberto Pane (1897-1987) 是 Naples 大學教授，其主張中世紀教堂被轟炸後的修復工作，在批判性評估後，可由現代形式完成，以**賦予新生命**，並提供紀念物「從已經壓迫它數世紀」形式中解放的機會。

Renato Bonelli (1911-?) 定義修復為一批判過程與創造性的行為，主張修改紀念物形式以強化其價值並「完全擁有它」，為**批判性修復者**的核心理論者之一。

Cesare Brandi (1906-1988) 標示出藝術品三個重要階段：1 藝術品被產生的時間；2. 從藝術家形塑結束到現在；3. 從現在意識承認藝術品的情形。從歷史的觀點來看，增添可視為歷史的新階段，關聯到新功能的發展或引進，可以是合法的。

Brandi 的理論被 ICCROM 等採為基本指導原則，亦為威尼斯憲章的參考。其觀點常被詮釋為「繪畫維護理論」。

課程概況



研讀日期 2008.5.26

研讀章節

9 International influences and collaboration 國際影響和合作

9.1.1 Western Europe 西歐

9.1.2 Nordic countries 北歐

9.1.3 Eastern Europe 東歐

9.1.4 The preservation movement in the USA 美國的保存運動

研讀摘要

西班牙在修復的發展上可分為三個時期：

1. 浪漫時期(1835-1864) - 以歷史編纂與財產目錄造冊為主要工作目標
2. 風格時期(1865-1915) - 追隨法國典型
3. 科學時期(1916-1936) - 受義大利及英格蘭的影響並漸增對原始材料的尊敬

魯汶大學教授 Canon Raymond Lemaire 將歷史建築之取徑區分為 Maximalists 及 Minimalists 兩類，前者以風格統一為目標，後者以考古及文獻價值之維護為目標。Lemaire 主張歷史建築有四種價值：實用價值、藝術價值、歷史-考古價值、如畫價值。修復的目的在於以整體考量儘可能維護及擴大所有價值，而如畫價值在「活的」歷史建築上是比較可不被考慮的價值。

荷蘭的 Jan Kalf 博士 (1873-1954) 於 1917 為維護法律寫序，他傾向於歷史建築的持續使用，並堅持應以當代風格作增建以避免偽造之嫌。

1978 年戰後重建的華沙由於傳達波蘭人的國家認同，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納入世界遺產名單。

二次大戰後的德國為建立「理想社會」，造成柏林皇家城堡及萊比錫中心等歷史區域的破壞，但同時也有另一股關心歷史建築的力量在運作，如 Hans Nadler 負責薩克森區域的紀念物維護，對 Frauenkirche 遺跡實施冷凍以待重建。

俄國於 1917 年十月革命後歷經教堂迫害的浩劫，1930 年代政府更決定消除所有文化傳統，文化資產損失難以估計，直到二次大戰後，此趨勢方改變，

而大部分的重建案都引入了博物館、觀光旅館等當代用途。

美國保存歷史建築的聲浪多來自民間資金或協會，既而影響立法行動。1933年成立美國歷史建築調查 (HABS)，由公園服務處、美國建築師學院和國會圖書館聯合支持。1947年有國家歷史基地與建築物委員會，繼而 1949 有國家古蹟保存信託。

教育動機的強調可能導致紀念物的重構，滿足學者的要求則使紀念物無法給予民眾充足的解釋，美感的統一性無法與受風化的如畫價值相容。

美國古蹟保存諮詢委員會提出「再生標準」與「再生指導原則」，引進再生的概念，認可修復之必要，「再生意味著將資產回復到使用狀態...使得高效率的當代使用成爲可能」。

旅行家 James Marston Fitch 注意到整個保存運動的形成時期是由外行主導，當時的建築師與城鎮計劃者等專業正瘋狂於現代運動，反成遺產破壞的元兇。

課程概況



研讀日期 2008.6.2

研讀章節

9 International influences and collaboration 國際影響和合作

9.1.5 Iran 伊朗

9.1.6 India 印度

9.1.7 Japan 日本

9.2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國際合作

9.2.1 The First World War 第一次世界大戰

9.2.2 The Athens meetings 雅典會議

9.2.3 The Second World War 第二次世界大戰

9.2.4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國際組織

9.2.5 The Venice Charter 威尼斯憲章

9.2.6 Training and education 訓練和教育

9.2.7 Care for environment 環境照顧

研讀摘要

印度國家級古紀念物早期的保護與修復工作始於英國接管印度之後，SPAB (古代建築物保護協會)認為不同於歐洲已佚失其中世紀傳統，印度的建築傳統仍然活著 (Turner to Marshall in 1910)。

負責紀念物維護的 John Marshall 博士在《保護手冊》裡提到，失修的古建築一旦被更新，真實性與歷史價值也隨之喪失...殘破或半毀的原始作品絕對比漂亮和完善的新作來得有價值。其主張為保持古代紀念物不受干擾，現代的元素應被掩藏，以不顯眼的方式處理，而不是被區分。

印度獨立後，工業化擴張的壓力威脅到歷史城市的保存，1980 年代於是創立印度藝術與文化遺產國家信託 (INTACH) 來研究與討論相關問題。

日本建築在十九世紀以前皆為木造，因此一直有修復與重建的傳統，如伊勢神宮每 20 年重建一次。

日本的維護政策包含了工匠技術的傳承與科學方法的運用，拆解重構乃是

基於需要而作選擇，目的在保全更完整的歷史材料。日本對**真實性**有其特殊註解，其主張所有文化遺產都有其特殊的表達形式與方法，所有方式都應該被尊重。

十八、十九世紀逐漸有**普世遺產**概念之形成，見於國際協議、公約與宣言，它們宣稱文化為人類共同的遺產，應豁免於戰爭之摧殘。

文件並未能使歷史紀念物倖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火轟炸，由於大規模的抗議，1914年德軍設「**藝術軍官**」辨認及保護文化資產。

比利時流亡政府的 Ypres 戰後重建案遭逢三個建議方向的辯論，一為保留被破壞的廢墟立紀念碑，二為更新為花園城市，三為恢復中世紀城市象徵，最後第三種被採納。

法國的戰後修復未堅持嚴謹維護原則，多以現代技術、鋼筋混凝土修復或重建。

1931年雅典會議建議維持建築物與紀念物的使用以維持其**連續性**，其使用目的仍應尊敬其歷史或藝術之特性，強調**國際合作**以加強歷史性作品的保護，是為**雅典憲章**，是第一個推動現代維護政策的國際文件，1933年再度召開雅典會議，兩次會議的建議文由 Le Corbusier 於 1941 年編輯出版。

雅典會議建議為了保護及尊敬歷史性紀念物，必要時得採取偏向的交通規劃或將一些公共功能調離，並**拒絕新舊同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重創歐洲城市，波蘭與比利時選擇恢復重建，**忠實複製歷史形式**，鹿特丹以及倫敦的聖保羅區則以**當代建築重建**。各種修復及重建案的可能解答在戰後被測試，如義大利的批判式修復理論即在此背景下發展。

1935年的華盛頓公約將文化遺產之保護歸為國際共同責任，在尊敬每個國家主權的前提下進行保護與監測。在此背景下，陸續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國際博物館協會 (ICOM)、國際文資保存修復研究中心 (ICCROM)、國際紀念物與場所協會 (ICOMOS) 等國際組織之設立，致力於相關事務之推展。

1964年於義大利舉行的國際會議發表**威尼斯憲章**，被視為雅典憲章之修正，關於歷史紀念物的概念擴及歷史都市與鄉野地區，表現出更多對整合性的關注，此文件後來成為 ICOMOS 等組織的主要教條與參考。

雅典憲章涵括「過去的歷史性與藝術性作品」，威尼斯憲意則擴張其定義為「過去有文化重要性的普通作品」，採用價值相對的概念。

課程概況



研讀日期 2008.6.9

研讀章節

10 Definitions and trends 定義和潮流

10.1 Modern aspects of heritage and conservation 遺產和維護的現代層面

10.1.1 Universal value 寰宇性價值觀

10.1.2 Authenticity 真實性

10.1.3 Integrity 整合性

10.1.4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現代科學和技術

10.2 Influences on treatments 處理的影響

10.2.1 Monuments as memorials 作為紀念碑的紀念物

10.2.2 Stylistic restoration 風格修復

10.2.3 Modern conservation 現代維護

10.2.4 Traditional continuity 傳統連續性

10.3 Trends in practice 實務的潮流

10.4 Closing comments 總結評論

研讀摘要

相對性與歷史性的新概念影響當代價值與維護工作的目標。首先，「寰宇性」的意義有所改變，具寰宇性的作品不再代表最好，而在於最真，其獨特性代表相關的文化涵構，其價值不在理型或範型的成立，而在自身。

真實性一直是維護運動所關注的問題，爲了能將最完整的真實性交給未來世代，以拷貝代替原件置於原址是愈見接受的一種取徑。1994年的奈良真實性文件強調文化多樣性是我們評估真實性的重要參考依據，不同的文化及價值系統皆應被尊重。

整合性所考慮的面向包括：地點、設計、設境、材料、工藝、情感和聯屬。也指涉歷史性城市與文化地景的整合問題。

雅典憲章（1931）、Giovannoni 規範（1932）、威尼斯憲章（1964）都肯定科技對維護工作的價值與貢獻。然而現代科學應用於修復實踐的結果是以現代結構或材料取代歷史結構或材料，雖然保存文件的美學外貌，但原始真實性喪失

Jokilehto 將維護運動分為四種影響討論：

1. 作為紀念碑之紀念物
2. 風格修復
3. 現代維護
4. 傳統連續性

作為紀念碑之紀念物被視為古代文獻，與語言學聯繫，有些案例的紀念物被重新解釋及定義，以為政治或國家價值的訊息工具。

風格修復的發展與歷史知識、旅遊業的需求、國族認同等為相關。

現代維護的取徑從藝術性轉為批判性，不提出應追隨的典型，而建立一批判過程。

文化多元性、活存文化連續性與全球生態、永續發展等議題平行發展，是國際會議所關注的核心議題。

Hartwig Schmidt 將廢墟劃分為：知性廢墟、自然廢墟、客觀廢墟三種案例。知性廢墟為提供意義與歷史訊息，藉助現代重建；自然廢墟為如畫設境裡的元素；客觀廢墟傾向停止被「廢墟化」，根植於原物歸位的科學信心，更傾向於反映當代審美。

一般而言，義大利比較傾向維護，法國則偏好修復。

Carlo Scarpa 將歷史建築視為現代建築的一種資源，整合歷史地層於現代設計中。

文化遺產的定義不斷加寬，促使區域紋理、私人住宅都漸受關注，預防性照顧的重要性也漸受重視。

課程概況



期末評量 2008.6.16

評量範圍 原典 *A History of Architectural Conservation* 第六至第十章。

試題樣本

A History of Architectural Conservation
Final Examination Bor-Shuenn Chiou
Translation



除第 3 題必答外，其餘 4 題任選 3 題作答，每題 25%，總分 100%。

1.

Modern restoration, according to Viollet-le-Duc, had only been exercised since the first quarter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theoretical studies on ancient art England and Germany had preceded France, and since then also Italy and Spain had developed a critical approach. The new method of restoration consisted in the principle that 'every building and every part of building should be restored in its own style, not only as regards appearance but also structure'.³⁵ Previously, in fact since Antiquity, people had carried out repairs, restorations and changes on existing buildings in the style of their own time. On the other hand, few buildings, particularly during the Middle Ages, had been completed all at once, and thus often consisted of different types of modifications and additions. It was therefore essential, prior to any work, to carry out a critical survey, 'to ascertain exactly the age and character of each part - to form a kind of specification based on trustworthy records, either by written description or by graphical representation'.³⁶ The architect should also be exactly acquainted with the regional variations of the different styles as well as different schools. (Chapter 6, p.18)

2.

The expression of 'picturesque' is often used in connection with ruined buildings, and even to mean 'universal decay'; this Ruskin called 'parasitical sublimity'. To him picturesque meant a combination of beauty and the sublime, expressed in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ntions in art. Gothic sculpture was picturesque due to the way shadows and masses of shadows were handled as a part of the composition, while classical sculpture- as at the Parthenon - was not, because shadows were used mainly to clarify the subject. In historic buildings, accidental, ruinous picturesqueness was not the main thing; it was the 'noble picturesque', 'that golden stain of time', the marks of ageing on the materials, which give it character.



29553012

蕭惠凡

1. 根据 Viollet-le-Duc 的观象，
当代修復只從 19 世紀的前 25 年₍₁₈₁₅₎ 施行過。
上古藝術的研究中，英格蘭和日耳曼都較法國
為先，且自那時起，義大利和西班牙也發展出
批判性的方式(途徑)。此新方式以下述原則
為主要：每棟建築及建築中的每個部份^{修復}，都須
以其本身的風格來修復，不僅僅是外觀，連
結構也都是(依風格修復)。之前，其實是從古
代(Antiquity)，人們已經實行以當時風格來
整修、修復並改變當時的建築物。另一方面，少數
建築，特別是中世紀的^{時期}，差不多都在同時間完成，
因此，通常都^有由不同的形式的修改和增建。
正因如此，非常要緊的事是，在其他工作之先，完成一
份關鍵性調查，“查明^{每個部份的}確切的年代与特色，以
建立一種根据可信紀錄的規格書(規格單)，
不管是書面描述或是圖繪呈現。”建築師也
亦該^對於地區性不同風格的變化有所
認識、熟悉，還有不同學校也一樣。

全書一至十章之研讀摘要亦見於課程網頁 <http://arcsv.tnua.edu.tw/~bschiou>
供查閱分享。

五、議題探討結論

A History of Architectural Conservation 一書所詳述的建築保存運動之發展反映人類理念史，涵括各種價值的發展與更迭，徵諸寰宇性、真實性及整合性等基本信念隨著時代演變不斷被重新詮釋。自尼采宣告「上帝已死」，絕對真理的最高價值始動搖，或為權力意志之表達，或為實踐虔敬之美學工具，人們對於古物的態度及看法隨著信仰、國家認同而轉變。

自然力雖使文明遺產毀壞，但時間也造就紀念物的歷史美感，唯人為的蓄意傷害或出於善意的過度處理對遺產造成的毀壞難以轉化為其它可肯定的價值，因此關於文物修復的爭議與政策之制定需要不斷演化以適應新的歷史觀與新的知識觀。雖然「現代保存運動」原則與概念的表達首見於歐洲的文化涵構，但最早的都市聚落如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印度、中國等古帝國文化亦有其獨特的藝術觀念、技術與知識的發展等背景形成其對待古物的傳統。

從西歐的修復發展史來看，義大利文藝復興促使人們意識到古羅馬遺物的價值，這個概念延伸到藝術價值及古物維護等知識的發展，並促使各國開始重視自己的文化遺產。因此文藝復興藝術家修復古作品的的能力被包含在藝術創作能力中被評估，雖然保存與修復一直是備受關注的議題，但美學與藝術技巧的優越性始終是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家對古物處理的重要考量。同時，古物價值的崛起與「崇高」、「如畫」美學概念的發展以及對「真實」與「理型美」的崇拜相呼應。可見價值與知識觀的發展相互助長。

十八世紀時期羅馬文物的再出土是新古典主義發展的楔子，以古代風格的質樸精神為內涵，而非純指形式上的復興。英國新古典主義的普及亦代表了以開明為風的自由黨之勢力表現，為政治或宗教等權力以形式為展現手段之典型示範。

古紀念物的價值與修復需求伴隨著國族主義的抬頭而受到重視，如希臘之獨立促使古希臘遺產以希臘的象徵被關注。品味屬於知識分子，但品味背後價值觀之落實需要政府或社會更強大務實的力量。

中世紀風格的復興大半奠基於情感需求與特殊情懷的表現，相較於古典建築之修復多遵循理性原則，哥德復興的標準甚訴諸於感性，例如抽象的「如畫」

特質，又如修復的標準被要求達到「建築物上的青苔應被小心照料」的程度。對不同時期式樣態度之轉換實反映其時代精神。古代紀念物的「普世價值」隨著知識觀的演化逐漸成形，價值確立之後仍回歸到技術性的考量，而技術上的各種處理方式實反映其背後的知識與理念。

文藝復興時期的修復工作是出於資產階級收藏古物的熱潮，因此其藝術性是重要的玩賞價值。雖然每個時代都強調科學與知識的重要，但強調的程度不同，各時期的作法亦不同。十九世紀 Viollet-le-Duc 以「完整性」、「完美」的概念作古物修復，使得修復工作包含了現代對古代的修正，同時也表達了啓蒙運動以來人類對科學與知識發展的自信。

George Gilbert Scott 與 Viollet-le-Duc 在理論上都尊崇維護主義，但在實踐上走的路子皆傾向於再創造式的修復。尤以風格修復並不一定講究物證，與其單純修復物件更重視理念的修復。可知在修復史上，理念論述與案例實踐必須分開討論。即便是最純粹的維護主義，仍須在其相關的實務作為裡被細究與檢驗。

風格修復的取徑雖然受到維護主義者的攻擊，但由於十九世紀亦為民族主義及考古學興起的時期，在文化遺產的維護、收藏等方面皆在此時期逐步建立起立法與控制的系統，現代維護之理論與原則亦據此立下基礎。理論界提出「活的」歷史建築與「死的」遺跡之區分使得維護與修復不再是兩派涇渭分明的對立主張，而可以是交叉應用於不同案例或一件案例中不同局部的取徑，如史蹟保存或歷史建築的再利用。無論取徑為何，歷史建築的保存是美學性、歷史性、科學性、技術性的跨專業訓練，維護工作的目標不在回到過去，而追求文化的永續，除了多樣性與相對性，也考慮到傳統與現代價值之傳承與聯繫，以求「最小壞」的選擇或決定。

國際維護政策的涵括範圍從有價值的歷史作品漸進延伸其關注到具有文化意義的紀念品，顯示單一的價值系統已不能滿足保存運動的發展，更多元的價值考量也隨著視野的進化與提昇而進入評估系統，此趨勢亦令關注範圍從作品本身轉為對整片區域紋理的保存與永續。雖然不同的價值取舍並未就此弭平衝突，然而新的理念之崛起說明保存運動正逐步走向新紀元。

十、附錄

1. *A History of Architectural Conservation* 經典研讀課程參與人員

主讀人：邱博舜（計畫主持人）

博士生助理：張志源（雲林科技大學博士班）

工讀生：蔡幸真（台北藝大建古所碩士生研二）

陳滢君（台北藝大建古所碩士生研三）

修課學生：15 人

蔡幸真（台北藝大建古所碩士生研二）

曾佩嘉（台北藝大建古所碩士生研二）

蕭惠帆（台北藝大建古所碩士生研二）

方虹云（台北藝大建古所碩士生研一）

周憶璇（台北藝大建古所碩士生研一）

許長鼎（台北藝大建古所碩士生研一）

黃郁軒（台北藝大建古所碩士生研一）

魏漢陽（台北藝大建古所碩士生研一）

吳欣樺（台北藝大建古所碩士生研一）

包蕙萍（台北藝大建古所碩士生研一）

余彩屏（台北藝大建古所碩士生研一）

鄭宇寧（台北藝大建古所碩士生研一）

王慧婷（台北藝大建古所碩士生研一）

曾威誌（台北藝大建古所碩士生研一）

張馨方（台北藝大建古所碩士生研一）

旁聽學生：張志源（雲林科技大學博士班）

陳滢君（台北藝大建古所碩士生研三）

陳德如（台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究所碩士）

2. 網頁建置情形

續前頁

計畫首頁

教育部顧問室人文教育革新中綱計畫補助推動人文社會學科學術
強化創新計畫-A類計畫

A History of Architectural Conservation

經典研讀計畫

計畫內容
課程進度表
主持人
授課簡介
研讀經典
研讀簡章
討論區
研讀簡章

ALERD ARCHITECTURE RASNIK

主持人：邱博舟
執行單位：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建築與古蹟保存研究所
地址：台北市北投區 112 學園路 1 號
TEL: (02)28961000 ext 3431
E-Mail: hachiu@arcsv.tnua.edu.tw

由教育部顧問室補助

每週研讀紀要已上傳頁面

教育部顧問室人文教育革新中綱計畫補助推動人文社會學科學術
強化創新計畫-A類計畫

A History of Architectural Conservation

經典研讀計畫

研讀經典每週網要

研讀日期 (年/月/日)	主持人	研讀內容 (當日研讀主題)	討論議題
97.2.25	邱博舟	From traditional to modern society	古代對歷史建築和遺址的觀念[世界範本]
97.3.3	邱博舟	Recovery of antiquities	文藝復興到巴洛克的保存與修復的作為
97.3.10	邱博舟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考古發現與啟蒙時期的古蹟修復
97.3.17	邱博舟	Classical monuments	法國大革命及開下的法國古蹟修復
97.3.24	邱博舟	Classical monuments	法國大革命時期的羅馬和希臘的修復
97.3.31	邱博舟	The age of Romanticism	英國的考證復興的修復運動
97.4.7	邱博舟	The age of Romanticism	法國古蹟的國家行政管理體系的萌芽
97.4.14	邱博舟	Stylistic restoration	法國風格修復的理念與作法

計畫內容
課程進度表
主持人
授課簡介
研讀經典
研讀簡章
討論區
研讀簡章

由教育部顧問室補助

3. 各章研讀內容樣本 (含全書第一到十章原文及中文譯本之第一頁)

研讀內容樣本頁

1 From traditional to modern society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is to identify and describe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approach to the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ancient monuments and historic buildings, the influence that this development has had on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in the protec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present consequences worldwide.

The definition of objects and structures of the past as heritage, and the policies related to their protection, restoration, and conservation, have evolved together with modernity, and are currently recognized as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modern society.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goal of this protection has been defined as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humanity; gradually this has included not only ancient monuments and past works of art, but even entire territories for a variety of new values generated in recent decades. In its medium-term programme of 1989, UNESCO defined the full scope of such heritage (25 C/4, 1989:57):

The cultural heritage may be defined as the entire corpus of material signs - either artistic or symbolic - handed on by the past to each culture and, therefore, to the whole of humankind. As a constituent part of the affirmation and enrichment of cultural identities, as a legacy belonging to all humankind, the cultural heritage gives each particular place its recognizable features and is the storehouse of human experience. The preservation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are therefore a corner-stone of any cultural policy.

The process, from which these concepts and policies have emerged has been identified as the 'modern conservation movement'. The main principles and concepts of the movement have found their first expression in the European context, particularl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lthough the roots can be identified earlier, i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and even before. Some of the key motives for the modern interest in heritage are found in the new sense of historicity and a romantic nostalgia for the past, but concern has also emerged from the esteem held for specific qualities of past achievements, the desire to learn from past experiences, as well as from the shock caused by inconsiderate changes in familiar places, destruction and demolition of well-known historic structures or pleasing works of

第一章 從傳統到現代社會

本研究的目的是在於確認並描述保存和修復古代紀念物和歷史建築的現代取徑的起源和發展，這個發展對文化遺產的保護和保存的國際性合作的影響，以及全球的後果。

將過去的物件和構造物界定為遺產，以及相關於他們的保護、修復和保存的政策乃與現代性一起發生，而且如今被承認為現代社會的一項責任。從十八世紀起，這項保護的目標已被界定為人類的文化遺產；漸漸地，它不僅包括古代紀念物和過去的藝術品，甚且包括由於近數十年產生的多類新價值觀而認定的整個領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1989 年的期中計畫書裡曾界定此遺產的完整範疇為：

文化遺產可被界定為物質符號—不論是藝術性的或象徵性的一的整體，從過去傳下來給各文化，因而給全人類。作為確認和增益文化認同的根本組成部分，作為屬於全人類的遺產，文化遺產賦予每個特殊的地方其可被辨識的特徵，而且是人類經驗的貯藏庫。因此，文化遺產的保存和表現是任何文化政策的角石。

這些概念和政策的產生過程已被確認為「現代保存運動」。此運動的主要原則和概念的表達首先見於歐洲的涵構，尤其是十八世紀，雖然其根源更早，起於義大利文藝復興甚至更早。對於遺產的現代興趣的一些關鍵性旨趣乃見於歷史性的新意念和對於過去的浪漫性懷舊，但其關注亦起源於對於過去成就具有的一些特質的尊崇，向過去的經驗學習的欲望，以及對熟悉地的遽變、知名的歷史構造物 and 愉悅的藝術品的破壞和移除所感到的震驚。這個破壞性的改變大部分肇因於和建立現代世界社會質與量上相同的技術和工業發展。

1.1 對於歷史結構物的過往取徑

今日所考慮的人類實質文化遺產是在特別社會的長期發展和知識傳統轉化，以及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間的影響和交互涵育的結果。最早的都市聚落在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印度谷地和中國成立，形成延伸到地中海的世界上最豐富的區域。在此早期王國和帝國的涵構裡，有著特殊藝術概念、文化輸入、技術和知識的發展、強固和多樣化的基礎。影響的傳播乃透過各種接觸和傳統聯結、征服和商業網絡，例如絲路聯繫地中海和東方，或者歐洲各地的朝聖之路。當美國接受通過白令海峽而來的首批亞洲居民時，歐洲從古典世界經由中世紀而興起；之後，它發展技術和工業生產的方法而獲取商業利益並且統治傳統社會。

建成遺產不斷地面臨各種類型的敗壞，包括氣候侵襲、老化過程和經使用

2 Rediscovery of antiquities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literary memory and artistic remains of the past grandeur of Rome, the state of the fallen walls and the ruined temples and palaces, filled Francesco Petrararch with deep sorrow and moved him to tears during his visit to Rome in 1337. While Christian thinkers before him had seen history as continuous from the Creation to their own time, Petrararch distinguished between the classical world, *historiae antiquae*, and the recent *historiae novae*. He felt cut off from the ancient world and could thus see it as a totality, 'an ideal to be longed for, instead of a reality to be both utilized and feared', as it had been in the Middle Ages (Panofsky, 1970:113). Meditating on the glorious history, both pagan and Christian, of Rome, and looking at its remains, the *sacrosancta vetustas*, induced in him a nostalgia for what had gone. In his writings, he introduced this new concept, the lament for Rome, *Deploratio urbis*, with sentiments that already pointed towards Romanticism. At the same time, he railed against the ignorant neglect and destruction of these remains by the Romans themselves. 'Hasten to prevent such damage!' he wrote to his friend Paolo Annibaldi in Rome afterwards. 'It will be an honour for you to have saved these ruins, because they testify to what once was the glory of unviolated Rome (quoted from: Levati, 1820:i, 268). In 1341, a symbolic coronation ceremony was held on the Roman Capitol, in order to celebrate Petrararch's merits as a poet. Linking this ceremony with the ancient centre also ha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underlining as it did Rome's importance as a world capital. Petrararch made valiant attempts to convince the pope to return and re-establish the centre of Christianity in Rome; at the same time a friend of Petrararch's, the self-taught antiquarian Cola di Rienzo, made patriotic attempts to revive Rome's ancient glory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Ghisalberti, 1928; Wright,1975).

The revived interest in antiquity brought about by Petrararch 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could be compared with the work of Giotto di Bondone in the field of arts, where he was considered to have 'restored to light' an art that for centuries had been buried under the errors of ignorance. At the end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Giotto's work began to gain more general appreciation, and artists started travelling to Rome to study antique works of art; amongst them were Brunelleschi, Donatello and Masaccio, the great early masters of Renaissance art and architecture. Filippo Brunelleschi is said to have made four visits to Rome to study the architecture and technical solutions of the ancient Roman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studies were made on ancient monument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history. Gian Francesco

第二章 古代的再發現

對照羅馬過去的壯麗的文獻記憶和藝術遺跡，一個牆面傾圮以及神廟和宮室荒廢的國度，讓佩脫拉克（Francesco Petrarca）在 1337 年造訪羅馬時充滿了悲愴而感傷落淚。雖然在他之前的基督教思想家們視歷史為從創生延續到他們的時代，佩脫拉克卻區分古典世界，*historiae antiquae*，和最近，*historiae novae*。他覺得與古代世界切割，可因而視之為一整體，「一個可被渴求的理想，而非一個可被利用和讓人害怕的真實」，如同在中世紀者然（Panofsky, 1970:113）。悠游於羅馬的異教和基督的光榮歷史，並且注視它的遺跡，*sacrosancta vetustas*，引起他對過往懷舊情重。在他的著作，他介紹這個新觀念，帶有感情地悲嘆羅馬，*Deploratio urbis*，這已指向浪漫主義。同時，他責備羅馬人自己對這些遺跡的無知忽略和破壞。「趕快避免這種破壞！」他之後寫信給在羅馬的朋友阿尼巴底（Paolo Annibaldi）之信中如此說。「拯救這些廢墟將是你的榮譽，因為它們為曾是不可冒瀆的羅馬之榮耀作見證」（引自：Levati, 1820:i, 268）。在 1341 年，一個象徵的加冕典禮在羅馬神殿山（Roman Capitol）舉行，以慶祝佩脫拉克作為一個詩人的功績。將此典禮與古代之中心連結具有政治意義，強調羅馬一如過去為世界之都的重要性。佩脫拉克勇敢地試圖說服教皇回去且重建羅馬為基督教中心；同時，佩脫拉克的一位朋友，自學而成的古物家仁左（Cola di Rienzo），做了一個愛國的嘗試去恢復羅馬的古代光榮和政治意義（Ghisalberti, 1928; Wright, 1975）。

佩脫拉克所帶動的在文學領域中恢復對古代的興趣可與邦多尼（Giotto di Bondone）在藝術領域的作品相比擬，在此他被認為已經將幾世紀以來深埋在無知的錯誤之下的藝術「回復光輝」。在十四世紀末，邦多尼的作品開始廣獲欣賞，而藝術家們開始旅行到羅馬研究古代藝術作品；其中包括布魯涅列士奇（Brunelleschi）、多納鐵羅（Donatello）和馬薩丘（Masaccio）這些文藝復興藝術和建築的早期大師們。據云布魯涅列士奇曾四度造訪羅馬研究古羅馬人的建築和技術解法。逐漸增多的研究鎖定古代紀念物和它們的歷史關連。瓦達尼納學院（Accademia Valdarnina）的創始人布拉奇歐立尼（Gian Francesco Poggio Bracciolini）在 1431 和 1448 年之間撰寫 *De fortunae varietate urbis Romae et de ruina eiusdem descriptio*，對羅馬廢墟做冗長的描述。畢翁度（Flavio Biondo）在他的 *Roma Instaurata* (1444-46) 更有系統地根據區域來考慮建築物類型學。安科納（Cyriacus (Ciriaco) d'Ancona）因為他在地中海國家的廣泛旅遊而為人記憶。然而，某些早期的紀錄，如埃司鐵別墅（Villa d'Este）的建築師李哥里歐（Pirro Ligorio）的紀錄，並未科學地編輯，並且儘管許多細節可能是正確的，證據常被改變以合乎蒐集者的想法。無論如何，這些研究為後來的歷史與考古學的發展奠基。

3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or the Age of Reason, was significant to the history of the con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that it introduced cultural paradigms, and formulated concepts which effectively founded the modern conservation movement. 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 (1714-62) introduced the discipline and the word 'aesthetics' into German philosophy, and influenced the ideas of Lessing, Kant and Hegel. An even more fundamental issue in this period was the new concept of history, advanced by Vico in Italy and Herder in Germany, as has been noted in the first chapter. Winckelmann was another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ancient works of art, objects and monuments, whereby he founded modern archaeology, modern art history, and the methods of verification of facts from the original. As a result, he made a distinction between original and copy - which became fundamental to later restoration policies. In the field of painting, a similar approach was developed by Bellori. Furthermore, the period saw the emergence of the concepts of 'patina of age' and 'picturesque'- first in relation to paintings, and later extended to ancient ruins and mediaeval churches.

The period marked an important interest in the systematic,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antiquities, and the beginning of tours to Italy and the Mediterranean first, and to other regions of the world later. The aim was to understand the origin of matter, to explore the world, and to submit everything to critical consideration; man gained confidence in himself and wanted to document and organize his knowledge. The *Encyclopédie* (1751-77) by d'Alembert and Diderot was an expression of this enlightened spirit. Libraries, a status symbol in the previous century, became more accessible to the general public. The quality of printing was improved, and publishing became a widespread activity. Large volumes were published to document antiquities: in 1696-1701, Lorenz Beger published a selected catalogue in three volumes of the Prussian collections. At the same time two massive *thesauri*, were published in Leiden, one on Greek antiquities by Jacob Gronovius, the other on Roman antiquities by Johann Georg Graevius. In 1719, the Benedictine monk Bernard de Montfaucon published *L'Antiquité expliquée et représentée en figures*, consisting of ten volumes with 40,000 illustrations. Many earlier works were reprinted in the field of architecture; Vitruvius, Palladio, Scamozzi and Vignola became essential handbooks. In 1721, the Austrian architect Johann Bernhard Fischer von Erlach published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Entwurf einer historischen Architektur*. The book opened with the seven wonders of the world,

第三章 啟蒙時代

啟蒙時代或理性時代，對文化遺產維護歷史的意義是極其重大的，因為它介紹了文化範型，並且形塑了有效地建立現代維護運動的概念。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 (1714-62) 介紹了這個訓練和「美學」這個詞彙到德國哲學裡，並且影響了 Lessing、Kant 和 Hegel 的想法。在這期間，一個更根本問題是由意大利的 Vico 和德國的 Herder 所推動的歷史的新概念，這在第一個章節已提到。Winckelmann 則是對古老藝術作品、對象和紀念碑的另一個批判式的檢驗，藉此他建立了現代考古學、現代藝術史和從原物事實的證明方法。結果，他對原物和拷貝之間的區分，變成後來修復政策的根本。在繪畫領域，Bellori 發展出一種相似的取徑。此外這期間看到了「時間的斑痕」和「美麗如畫」概念的誕生-首先在相關的繪畫，後來延伸到古代廢墟和中世紀教會。

這期間註記著對於古代的系統性及考古學研究的重要興趣，也註記著旅遊的開始-首先是意大利和地中海，後來更到世界的其他地區。其目標是要瞭解事物的起源、探索世界和遞交一切給批判式的思考；藉此人類對他自己獲取信心，並且想記錄和組織他的知識。由 d'Alembert 和 Diderot 所寫的 *Encyclopédie* (1751-77) 是這種啟蒙精神的表達。在前一世紀是一種身份標誌的圖書館，變得較容易接近一般大眾。印刷品質改進了，而且出版也成為了普遍活動。考證古物的大本冊子出版了：1696-1701 年，Lorenz Beger 針對普魯士人的收藏出版了三大冊選擇性目錄。同時在萊頓二本巨型的分類詞典出版了，一本關於希臘古物由 Jacob Gronovius 出版，另一本關於羅馬古物由 Johann Georg Graevius 出版。1719 年，本篤 Benedictine 教團修士 Bernard de Montfaucon 出版 *L'Antiquité expliquée et représentée en figures*，包含十大冊與 40,000 個圖解。在建築學領域裡，許多早期的圖書被重印了；Vitruvius、Palladio、Scamozzi 和 Vignola 成為了重要根本手冊。1721 年，奧地利建築師 Hohann Bernhard Fischer von Erlach 出版了一本圖說建築史學 *Entwurf einer historischen Architektur*。這本書以世界的七大奇觀開始，接著藉由在埃及、敘利亞、波斯、希臘、羅馬等不同國家歷史上的著名建築物圖說，包括在 Split 的 Diocletian 宮殿、Palmyra 和 Stonehenge，但是並沒有包含哥德式建築。為了圖解它依賴可得的文獻例如當代史學家、古老獎牌和「尤其是廢墟本身」，但在許多情況下圖畫是建構在幻想上。

十七世紀期間，在意大利以外地區古物主義也成為了時尚流行。收藏品包括古典古代遺物，以及知名物件的拷貝或者當地發現的物品。¹ 由於羅馬正逐漸喪失它的經濟實力，重要收藏品從意大利被賣了到法國、英國和其他國家。1666 年，法國財務大臣 Jean Baptiste Colbert 簽署在羅馬的法國學院條例中聲明：「因為我們必須保證我們在法國有意大利所有美的事物，您意識到我們必須經常往這個目標工作，這就是為什麼您必須努力於查尋您覺得值得送給我們的任何東西。」² 與意大利特別是與 Accademia di San Luca 學院維持緊密聯絡。

4 Classical monuments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as the moment when the evolving modern conservation principles found their first concrete expression, as has been seen in the previous chapter. A further important incentive for this development was given by the French Revolution, which became a crucial event in modern history. While much attention was given to all types of heritage from the past, particular emphasis was laid on classical style as a leading fashion in the Napoleonic period. Consequently, it was not by chance that a major effort was given to the restoration of ancient Rome as a symbol of the most powerful empire in the past, with which Napoleon desired to associate himself. The same classical monuments were associated with powerful patriotic significance by the pope, who authorized new excavations and the restoration of some of the major monuments in the centre of Rome. A few decades later, with an input from Winckelmann and Romanticism, the ancient Greek monuments were seen as the mark of democracy, and the 'anastylosis' of ancient temples as a symbolic act for the newly established Greek nation.

4.1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came a key mo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nservation policies. It brought together various lines of thought from previous decades, establishing some fundamental concepts. These included the idea of monuments of history, science and art as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nation and useful for education, and that therefore it is a national responsibility to care for them. There were also proposals for a systematic inventory and classification of all heritage in the country, whether architectural monuments, works of art, or archives, and their protection as the property of the nation. Many of these concepts were successively brought into legal and policy documents in France and in other countries.

While providing incentive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care of a variety of heritage resources, the most immediate effect was felt on antique monuments. These were of particular interest to Napoleon, who pictured himself as a successor to ancient Roman emperors, and was concerned of the care of the tangible documents that brought to mind the past glory. The previous restorations by the popes and the Bourbon government, the English concepts on the picturesque and the emerging Romanticism, provided a framework for restoration principles. There was a new

第四章 古典紀念物

就如同在前面的章節所看到的，18世紀末期是演變的現代維護原則發現了它們第一次具體表達的時刻。法國大革命為這發展給予進一步重要鼓勵，並在現代史上成為一個關鍵的事件。當關注於過去所有類型的遺產時，重點尤其放在拿破崙期間被視為主導時尚的古典樣式。結果是把從前最強有力的帝國標誌的古代羅馬的修復作為主要努力對象並非偶然，而這也是拿破崙想要將他自己與其聯繫在一起的。同樣古典紀念物被教皇與強有力的愛國意義聯繫在一起，並批准在羅馬中心某些主要紀念物新的挖掘和修復。幾個十年後，隨著Winckelmann和浪漫主義的輸入，古代希臘紀念物被視為民主標記，而古老神廟的原物歸位法（anastylosis）也作為最近建立的希臘國家的一次象徵行動。

4.1 法國大革命

在維護政策的發展上，法國大革命成為關鍵時刻。它將早先十年各種思想路線帶在一起，並建立一些根本概念。這些包括歷史、科學和藝術的紀念物作為國家的文化遺產和對教育有用的想法，因此對它們的關心是一個國家的責任。也有提議對於所有國家遺產無論是建築紀念物、藝術作品或者檔案作一個系統的詳細目錄和分類，並且將它們視為國家的資產來保護。許多概念在法國和在其他國家相繼地被帶進入了法律和政策文件。

當為各種遺產資源保護和關心提供鼓勵時，最直接的作用乃在古老紀念物上被感受到。拿破崙對這些特別的感興趣，他生動地將自己描述為古代羅馬皇帝的後繼者，並且非常關注將過去榮耀帶到心中的有形文件的照顧。由教皇和波旁王室政府所執行的早先的修復、英國的美麗如畫和興起的浪漫主義的概念，為修復原則提供了一個框架。在被宣稱作為帝國的第二國都的羅馬有一個保護古代廢墟的新動機；由此，拿破崙也決定搬移一定數量的重要古物到巴黎。法律、行政和修復原則的影響很快地在法國和希臘以及隨後在其他國家所感覺到。

對現狀的批評的增長、對社會平等的渴望和1776年7月4日美國獨立後的政治表徵是開啟法國革命的一些因素，標記一個新的時代的開始。在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監獄的風暴和破壞成為了革命時代開始的象徵；它也開起了法國藝術品和歷史建築的掠奪和破壞的時代。在同年修道院鎮壓和隨後對貴族家庭和國王物產的沒收，提供了人民對他們的前主人表現他們的憤怒的機會。隨之而來的破壞和蠻橫主義被法律命令所支持。1792年，國民大會決定：「自由和平等的神聖原則不再允許被提升到自榮、偏見和暴政的紀念物留在人民的眼前。」¹ 考慮到這些紀念物的銅門可能在防禦「祖國」（patria）的武器的生產上提供服務，所有碑文、招牌、紀念物或者回憶國王或封建制度的標誌將毫無遲疑地被毀壞，並且被熔化以提供金屬。

5 The age of Romanticism

While the French Revolution marked the proclamation of reason in its ultimate expression, it also exacerbated a powerful revolt against the dominating issues in the Age of Reason, absolutism, order and discipline. This new movement, Romanticism, had antecedents in the back-to-nature philosophy of Rousseau, and was seen in the search for freedom, individuality, expression and creativity in literature, arts and religion. It was felt in the various revivals, and promoted the shift from mimetic to expressive art; it was seen in the nostalgic wish to re-live the past as present, and produced residences and castles as a concrete expression of this wish. The age of Romanticism became a key mo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approach to the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historic objects and places.

In the past, changes to mediaeval buildings were generally made in the manner of the day; churches could be provided with additions in baroque or neo-classical form, or could be entirely redesigned to meet the current fashion. There were. However, cases of continuation in the original style, as well as cases where the architect respected the aesthetic integrity of the building, as did Alberti or Wren. The modern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provided a new approach founded on a respect for the original style - not any more for purely aesthetic reasons, but due to the building's significance as a representation of achievements in the nation's history - as in Germany and France - or for religious reasons as in England. Historic buildings, such as the castle of Marienburg and the cathedrals of Cologne and Magdeburg, were thus conceived of as 'national monuments', and restored in order to transmit a particular message. The practice of such restorations was in the hands of architects and builders who had been trained in the spirit of Classicism. Architecture was still thought of as an imitative art, but the earlier idea of mimesis was replaced by the concept of style, seen as independent from the object. Thus it provided a set of references for the builder to choose from according to an inherent logic, and to apply to different types of buildings according to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As a result, restoration of a historic building came to be seen as a scientific activity that aimed at stylistic unity as an illustration of an ideal.¹

5.1 Gothic revival and remodelling of cathedrals in England

During the Age of Reason, the main focus was o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while religion attracted less attention. England had strong connections

第五章 浪漫主義時期

當法國革命用它極端的表達來註解理性的宣言時，它也加重對理性、絕對主義、秩序和紀律時期所控制的議題的強有力的反叛。這新的運動，浪漫主義，的前身是 Rousseau 對回歸自然的哲學，並且被視為自由、個性、表達和文學、藝術、宗教創造性的追求。它可在各種復興運動裡感受到，並且促進了從模仿到表現藝術的轉移；它可見於為現在而重新生活在過去的懷舊願望，並且生產住所和城堡作為這個願望的具體表示。浪漫主義變成歷史物件和地方的維護與修復發展新取徑的關鍵時刻。

從前，對中世紀建築物的變動一般是以當時的方式為之；教堂可能以巴洛克式或新古典主義的形式擴建，或者可能整個地重新被設計來符合當時風潮。然而，也有以原始風格繼續的案例，以及如 Alberti 和 Wren 這樣的建築師尊敬建築物美的整體性的案例。現代歷史自覺在尊敬原始風格的基礎上提供一個新的發展方向 - 不再只是為純粹美學的原因，而是由於建築物代表著國家歷史成就的重要性 - 就如在日耳曼和法國 - 或在英格蘭因宗教理由。歷史建築物，例如 Marienburg 城堡以及 Cologne 和 Magdeburg 大教堂，它們因而被設想為「國家紀念物」，並且為了傳遞一則特殊訊息的目的而被修復。這種修復的實務是操控在有古典主義精神訓練的建築師和建造者的手裡。建築仍然被視為模仿藝術，但較早的模仿 (*mimesis*) 概念被風格的概念所取代，被視為獨立於物件之外。因而它提供一套參考資料供建造者根據內在的邏輯做選擇，並根據功能要求運用不同的建築物類型。結果，一個歷史建築的修復被視為一種科學活動，其目標在於風格的一致性以作為一個理念的例證。¹

5.1 英格蘭哥德復興和大教堂的改造

在理性主義時期，主要焦點放在科學和技術的發展上，而宗教則受到較少的注意。英格蘭與古典主義的來源有強烈的關連；藝術家和建築師在到地中海「遊學旅行」中親身體驗到它；受過教育的紳士們收購古典古物和其他藝術作品的收藏。長期以來哥德式教堂一直是天主教會的象徵而受到懷疑眼光。然而，哥德式從未曾真正地在此國家消失。² 甚至某些古典主義的主要建築師如 Christopher Wren 爵士，雖然批評但也讚賞中世紀建造者手藝；他對 Salisbury 大教堂的修理和與 Hawksmoor 一起做的西敏寺 Westminster Abbey 西塔的設計，乃為建築整體和諧一致而構思。對哥德的欣賞可以特別由各種不同的作家和詩人裡察覺到。因而 York、Salisbury 和 Durham 等偉大的大教堂的壯麗在成熟的古典主義中被認可了，而且謙卑的中世紀修道院方庭的神秘氣氛感動著像 John Milton 那樣的敏感詩人，例如他在 'Il Penseroso' 裡所寫的 (c. 1631)：

但讓我真正的雙腳從來不會失敗地
走過那細緻的方庭的境域，
並且喜愛那高聳圓弧的屋頂，
有著古代柱子粗壯的保證，
以及裝飾富麗的層層窗戶，
灑下一束昏暗的宗教光輝。

6 Stylistic restoration

Towards the end of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romantic appreciation of historic monuments was given new vigour through the confidence provid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well as by positivism in philosophy. At the same time as Eclecticism dominated the field of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 the treatment of historic buildings found support from Historicism. In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European countries, important historic buildings were conceived as national monuments, and were restored in the most appropriate style as an illustration of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nation. Having been initiated in England and Prussia, restoration of mediaeval buildings was given its 'rationale' as the restoration of stylistic unity by the *Service des monuments historiques of France*.

6.1 Restoration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France



Figure 6.1 The abbey church of Saint-Denis with two towers. Drawing attributed to Martillage, seventeenth century. (Arch. Phot. Paris - CNMHS)

In the first part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architects and builders were still ignorant about mediaeval architectural systems and techniques.¹ Prosper Mérimée was well aware that those who repair can be just as dangerous as those who destroy! The case of the Abbey Church of Saint-Denis showed clearly the risks involved. There had been works in the church ever since 1805 to repair the ravages of the revolution, but without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tructural system (Didron, 1846:175; Leniaud, 1980:78). In June 1837, lightning struck the top of the spire of the north-western tower, and the repairs were entrusted to François Debret (1777-1850), a member of the *Conseil des bâtiments civils*. Instead of repairing the damaged part, he decided to demolish the spire and tower down to the platform above the main

6 風格修復

到了 19 世紀前半葉的結束，透過現代科學和技術發展以及哲學上的實證主義所提供的信心，歷史紀念物的浪漫欣賞得到新的活力。同時當折衷主義支配了當代建築領域，歷史建築物的處理從歷史主義裡得到支持。在愈來愈多的歐洲國家，重要歷史建築物被視為國家歷史文物，並以最適當的風格修復作為國家成就的一種證明。受到英格蘭和普魯士的啟發，法國歷史紀念物服務部 (the *Service des monuments historiques of France*) 給予中世紀建築物的修復的「理論基礎」作為風格統一的修復。

6.1 法國修復原則和實踐



Figure 6.1 The abbey church of Saint-Denis with two towers. Drawing attributed to Martillage, seventeenth century. (Arch. Phot. Paris - CNMHS)

在 19 世紀初期，建築師和建造者仍然忽視中世紀建築系統和技術。¹ Prosper Mérimée 很清楚知道修理的人可以是和毀壞的人一樣危險！Saint-Denis 修道院教堂的案例清楚地顯示那有關的風險。自 1805 年以來教堂就一直有工作來整修革命的破壞，但對結構系統卻沒有適當的理解 (Didron, 1846:175; Leniaud, 1980:78)。1837 年 6 月，閃電擊中西北部高塔的尖頂上面，修理委託給 François Debret (1777-1850)，一位文事建築局 (Conseil des bâtiments civils) 的成員。不修理損壞的部分，他決定拆毀尖頂和高塔來到主入口之上的平臺。沒有適當勘測在低部裂痕的起因，他接著建造一個新而更重的塔。新的裂痕很快出現，並以水泥與鐵栓修理，但情況更惡化。1844 年公共建設部門發布拆毀新結構的命令。同時，Didron 寫道：「如果在 Saint-Denis，他們拆毀整個大門，我們看不到太大傷害。我們增加的所有坦率使得 Saint-Denis 不再對我們產生任何趣味。我們寧可這座紀念物被摧毀也不願用此方式侮辱它... 有很多人寧願死也不願丟臉！」² 這些早於 John

Ruskin 的話有一個效果；Debret 辭職，而這工作委託給 Viollet-le-Duc，他限制自己使用加固方式，並不試圖建造座新塔。

巴黎羅浮宮對面的 Saint-Germain l'Auxerrois 的火焰式 (flamboyant) 十五世紀教堂的修復，對雕刻家、玻璃畫家和其他工匠以及修復建築師而言是第一個流派 - 雖然修復工作本身在當時頗受爭論 (Leniaud, 1980:57)。在 1839 年 3 月的藝術與紀念物委員會 (Comité des arts et monuments) 的會議裡，Victor Hugo

7 Conservation

The essence of modern conservation is founded in the new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nd in the resulting percep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Bellori and Winckelmann, while still thinking in traditional terms, were already aware of the historicity of ancient works of art. The approach became more specific in the antiquarian criticism of classically oriented church renewals in England in the 1790s, and in France in the 1830s, and in the age of Romanticism, when the relativity of values and the gradual abolition of the ideal, universal references for art resulted in an emphasis on the artist's individuality and creativity.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criticism - this time headed by John Ruskin - was directed at the fashion of stylistic restoration, the often arbitrary renewal and reconstruction of historic fabric. As a result of the efforts of William Morris and the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Ancient Buildings, the conservation movement spread abroad, to France, German countries, Greece, Italy, and even to other continents, e.g., to India. While initially leading a movement based on criticism, conservation gradually became accepted as the modern approach to the care of historic buildings and works of art and thus also the principal reference for the policies of maintenance and conservative repair.

7.1 John Ruskin's conservation principles



The anti-restoration movement criticized restoration architects for the destruction of the historical authenticity of the buildings, and fought for their protection, conservation and maintenance. The principal protagonist in this movement was John Ruskin (1819-1900), whose piercing eye and biting pen detected and denounced any sort of restoration. As a result,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the word 'restoration' came to indicate something negative, and, in due time, was replaced by the word 'conservation'; the movement itself became the 'conservation movement'. Ruskin saw a historic building, painting or sculpture as a unique creation by an artisan or artist in a

7 維護

現代維護的精義是建立在新的歷史意識和正在形成的文化多元化的認知。當 Bellori 和 Winckelmann 仍然從傳統角度思考時，也已明白古代藝術品的歷史性。這個取徑在 1790 年代的英格蘭、1830 年代的法國以及浪漫主義時期針對古典主義傾向的教堂更新的古物研究的批評上變得更為特殊，此時價值的相對性以及藝術的理想的、寰宇性的參考的逐漸消滅造成對藝術家的個別性和創造性的強調。在十九世紀中葉，這次由 John Ruskin 帶領，批評指向於歷史性構造物的風格修復、經常任意的更新以及重構的流行。由於 William Morris 和古代建築保護協會 (the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Ancient Buildings) 努力的結果，維護運動傳播海外，到法國、日耳曼國家、希臘、義大利、甚至其他大陸，例如印度。儘管最初是領導一個基於批評的運動，維護逐漸被視為歷史性建築物和藝術品的照顧的現代取徑，因而也是保養和維護性修理政策的主要參考。

7.1 John Ruskin 的維護原則



Figure 7.1 John Ruskin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反修復運動批評修復建築師對建築物歷史真實性的破壞，並且為它們的保護、維護和保養戰鬥。這運動主要倡導者是 **John Ruskin** (1819-1900)，他銳利的眼光和尖銳的文筆察覺並譴責任何種類的修復。結果，在英文裡「修復」(restoration) 這個詞變得意指負面的事物，而且在適當時機，被「維護」(conservation) 這個詞所替換；那運動本身變成「維護運動」。Ruskin 視一個歷史性建築物、繪畫或雕塑為特定歷史性涵構下一位工匠或藝術家的獨特創作。這樣一件真正藝術品得自個人的犧牲；它根據人對於自然中的美的認知，在此自然以上帝的一個反射而存在。年歲本身對美產生貢獻；年歲的註記可被視為物件的一個根本元素，只有在幾世紀後其美才可能被視為「成熟」。

在富裕的家庭下曾接受庇護的教育，Ruskin 熟讀文學和哲學經典之作，尤其感興趣於 Thomas Carlyle 作品，他花費相當時間與他的母親一起研究《聖經》，而他的父母樂見他將來作為主教。代之，他成為藝術評論家和理論家；他是一位好製圖者、畫家和老師。他廣泛地旅行，尤其花很長的時間在義大利。

8 Theories and concepts

To a great degree, the twentieth century is built on the inheritance of the previous century, but it also has a particular identity of its own. Some of the main current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specially Romanticism and Historicism, are concluded,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developments in art history by Alois Riegl, Erwin Panofsky, Rudolf Wittkower, Giulio Carlo Argan and others, which give a new, critical basis for a more global approach. Other currents include the scientific, technical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s, new forms of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life, improved communication, mo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Closely linked with these, the conservation movement has evolved from the romantic preservation of ancient monuments and works of art into a broad discipline recognized by government authorities and supported b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inheritance of Descartes, Vico, Herder, Kant, Winckelmann, Hegel, Marx, Spengler, Comte, Dilthey and Nietzsche changed the modern approach to values, putting emphasis on specificity and relativity. In philosophy, the new approach has been characterized, e.g., by Henri Bergson's concepts of time, duration and creative evolution, by Husserl's phenomenology and, later, by structuralism and linguistics, all with an influence on the theory of restoration.

The shift from absolute divine to relative cultural values is one of the fundamental themes of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 who made his famous outcry: '*Gott ist tot!*' ('God is dead!'), and specified: '*Wir haben ihn getötet!*' ('We have killed Him!') (*Gay Science*, 125). This statement was the point of departure for his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 expressing his fear of the possibility of 'nihilistic rebound', and the need to regenerate new values. 'The death of God' can be interpreted to mean the elimination of the higher values, the absolute and universal, since the issue of relativity of values in relation to cultural diversity was introduce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is was given further emphasis in the insistence on individuality in the Age of Romanticism. For Nietzsche, the event leading to the elimination of the highest values is best described by the word 'nihilism', and it becomes the fundamental experience of Western history (Heidegger, 1989: 183).

Martin Heidegger has stressed Nietzsche's thought according to which the elimination of the superior values, i.e., 'killing of God', needs to be completed by securing the continued existence through which man guarantees material, physical, mental, and spiritual continuance.¹ Nietzsche calls the man who has overcome this

8 理論和觀念

在很大程度，二十世紀建立在前一世紀的繼承之上，但是它也有自己的特殊認同。十九世紀的一些主流，尤其是浪漫主義 (Romanticism) 和歷史主義 (Historicism) 被歸結，而同時在藝術史也有 Alois Riegl、Erwin Panofsky、Rudolf Wittkower、Giulio Carlo Argan 和其他人的發展，賦予一個更全球化取徑的一個新的、批判性基礎。其它的潮流包括科學的、技術的和工業的發展，經濟、社會和政治生活的新型式，改善的交通、移動性和國際合作。與這些緊密相連，維護運動已從古代紀念物和藝術品的浪漫保存演進到由政府當局所承認並且由國際組織所支持的廣博的訓練。Descartes、Vico、Herder、Kant、Winckelmann、Hegel、Marx、Spengler、Comte、Dilthey 和 Nietzsche 的遺產改變現代的價值取徑，強調特殊性和相對性。在哲學，這個新的取徑以，例如，Henri Bergson 的時間、持續和創造性演進、Husserl 的現象學、以及稍後的結構主義和語言學為特徵，所有對修復理論均有所影響。

從絕對的神聖到相對的文化價值的轉變是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 的基本主題之一，他提出他有名的呼喊：'Gott ist tot!' (「上帝已死」)，並且特指：'Wir haben ihn getötet!' (「我們殺了祂！」) (Gay Science, 125)。這個陳述是他的哲學發展的出發點，表達他對「虛無的反彈」(nihilistic rebound) 的可能性的擔心，以及再生新價值的需要。「上帝之死」可以解釋成意指較高價值，絕對的和寰宇的，的排除，因為相關於文化多樣性的價值的相關性的問題在十八世紀被介紹進來。這個在浪漫主義的時代得到堅持個人主義的進一步強調。對 Nietzsche 而言，導致最高價值的排除的事件用「虛無主義」(nihilism) 這個字言來描述最好，而且它成為西方歷史的基本經驗 (Heidegger, 1989: 183)。

Martin Heidegger 曾強調 Nietzsche 的思想，根據它超級價值的排除，即「殺死上帝」，需要靠確保持續的經驗來完成，透過此經驗人保證物質的、身體的、心靈的和精神的持續性。¹ Nietzsche 稱呼已經克服這種震驚的人為 'Übermensch'。一般翻譯成「超人」(superman) 無法賦予真正的意思，意圖將人描述成存在於新真實之中並且有著被和為權力意志所界定的新義務 (Heidegger, 1980b:247)。Übermensch 不會取代上帝，而且考慮到得自這個「人類革命」的新的文化多元性，這個事實上不可能；回不去舊價值了。

權力意志是重要的，並且對應到人類對他自己的存在完全負責、並且藉著產生價值來安穩地建立這個的需要。事實上，權力意志同時是產生價值的可能性的理由和來源。Nietzsche 承認真理 (truth) 是確保達成權力意志的過程中的步驟的必要價值，但是真理不是價值的最高量度。代之，Nietzsche 相信此功能被藝術所取 (《權力意志》，由 Heidegger 分析, 1980b: 222)。藝術以其一般定義可被理解為人類的任何創造活動；它是存在的創始特質。因此藝術是權力意志最為透明和最為人熟知的形式，而且應由創造者或製造者構想；它甚至比真理更有價值，而且它是在現代世界對抗潛在的虛無主義的對位。在此藝術並非

9 International influences and collaboration

The policies and practices described in previous chapters were subsequently diffused to other parts of Europe as well as to other continents, especially from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on. This result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legal and administrative frameworks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impact can be measured by the fact that, by the 1990s, most states of the world had ratified the UNESCO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155 states in August 1998). The policies that were initially developed in the European context have been tested in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different social-cultural contexts and physical realities. A need has appeared to define some common parameters; these are expressed in international charters, recommendations and guidelines, as well a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methodologies for the analysis and care of heritage.

In Turkey, the first legislation on historic monuments and archaeological objects dated from 13 February 1869 (*Asar-i Atika Nizamnamesi*, amended in 1874, 1884, 1906); a new law on the protection of monuments was passed in 1912 (*Muhafaza-i Abidat*). The Turkish Republic was established in 1923, and the remains of earlier cultures were recognized as a part of common heritage. The Supreme Council on Monuments was established in 1951. In Turkey, as in other Islamic states, the responsibility for religious Islamic buildings was with the Waqf department. In Egypt, a Committee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Monuments of Arabic Art existed since 1881. In the case of Algeria, a French protectorate, the authorities decided to apply the French legislation of 1887 for the protection of antiquities in this country although with relatively mild sanctions (Brown, 1905:238ff).



Figure 9.1 The ancient Maya city of Uxmal in the Yucatan underwent excavation from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n, and was restore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9 國際影響和合作

前面章節所描述的政策和實踐隨後在歐洲其它部分以及其它洲陸散播，特別是從十九世紀中葉以來。這導致為文化遺產的保護創立法律和行政框架，而其衝擊可以由這個事實測出，在1990年代，世界多國政府批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公約（在1998年8月有155個國家）。最初在歐洲背景所發展的政策已在逐漸增加的不同社會文化涵構和實體物中測試。定義一些共同界限已經必要；這些都表達在國際憲章、建議文、指導原則以及為遺產的分析與照顧的科學方法論的發展之中。

在土耳其，有關歷史性紀念物和考古物件的第一次立法日期上始於1869年2月13日（*Asar-i Atika Nizamnamesi*, 1874、1884、1906年修正）；1912年保護紀念物的新法律通過（*Muhafaza-i Abidat*）。1923年土耳其共和國建立，早期的文化遺跡被認為共同遺產的一部分。紀念物最高政務會（The Supreme Council on Monuments）在1951年建立。在土耳其，就像在其它伊斯蘭教的國家，對宗教伊斯蘭建築的責任是在Waqf部門。在埃及，一個為保護阿拉伯藝術紀念物的委員會（Committee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Monuments of Arabic Art）早在1881年以來就存在。在法國的保護領地阿爾及利亞的情況，當局決定實施法國1887年的立法來為保護這個國家的古物，雖然只有相對溫和的約束力（Brown, 1905:238f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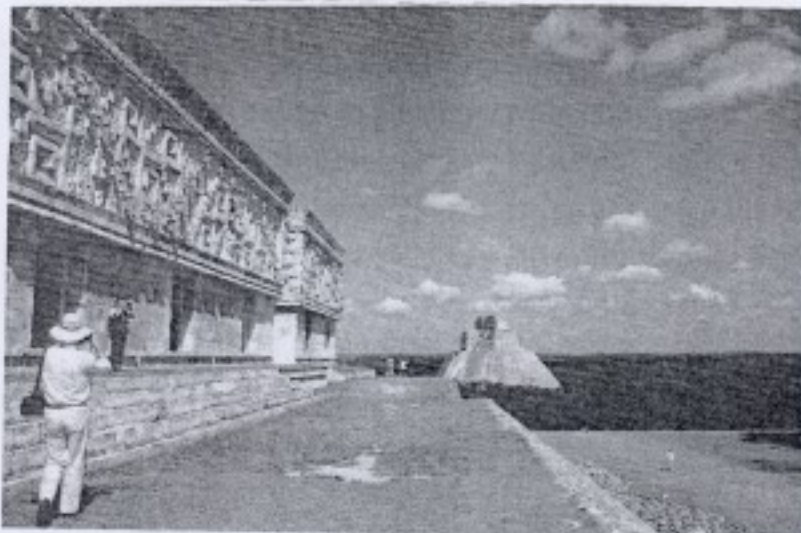


Figure 9.1 The ancient Maya city of Uxmal in the Yucatan underwent excavation from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n, and was restore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在拉丁美洲，保全古老紀念物領域最著名的例子是墨西哥，於此古老馬雅人的豐富遺產從十八世紀起即被探索。保護古老基地的興趣的頭幾個徵象是1808年 *junta de Antigüedades* 的創立以及1825年國家博物館的建立。緊接著的是1827年第一個政令禁止古物的出口，國家機構的建立例如國家檔案（the National Archive 1830）和國家歷史學院（the *Academia Nacional de Historia* 1835），以及通過法律允許國家徵收歷史的資產（1859）。1885年，一個政令建

10 Definitions and trends

Modern conservation is principally characterized by the fundamental change of value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a paradigm based on relativity and the new concept of historicity. Therefore, identification of historic objects and structures as cultural heritage has led to different objectives than was the case with 'traditional' repair. To use Alois Riegl's expression, modern work reflects a new '*Kunstwollen*'. As a matter of fact as has been seen above, Riegl was the first to provide a clear analysis of the values that distinguish traditional and modern approaches, i.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a monument in the sense of being intentionally built as a memorial to carry a message, and a historic monument being subsequently recognized as historical, and associated with specific values. The traditional aim of repair of a memorial was to keep its message intact; the modern notion of historic monument, instead, qualified by Riegl with age value, reflected the new concept of historicity and the values in relation to a specific culture. Modern values associated with cultural resources can thus not be presented within a coherent hierarchy as was the case in 'pre-modern' society where creative action was referred to ideal or universal models guiding human action and artistic productivity.

10.1 Modern aspects of heritage and conservation

10.1.1 Universal value

In the modern context there is a need to reflect on the change in the meaning of 'universal'. The traditional idea to refer universal to 'divine' models or ideas that were to be imitated (*mimesis*) in order to reach the closest possible resemblance was relevant not only to all human products but also to nature, human beings themselves and society. With the gradual change of values during and since Romanticism, the question of universally valid models was not relevant any more. Nevertheless, the issue of universal value continues being proclaimed even in modern society; it is at the basis of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the justification for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of UNESCO. Modern society, having recognized the specificity of heritage resources in relation to their cultural and physical context and the essence of authenticity in creative diversity, has given a new focus for the issue of universal significance. Accepting the definitions of Nietzsche, Heidegger and Brandi, universality should be searched for in what is common in the true (authentic) expressions of specific cultures. Indeed, such common factors can be found in the creative process itself of which the created product, the work of art, is

10 定義和潮流

現代維護主要以當代社會價值觀的基本改變為特色，其範型乃基於相對性和歷史性的新概念。因此，對於歷史性物件和結構物作為文化遺產的確認已導致不同於「傳統」修理的目標。藉用 Alois Riegl 的表達，現代的工作反應一種新的「藝術意志」(Kunstwollen)。事實上，如上所見，Riegl 是針對傳統和現代的取徑區分提供一個清楚的價值觀分析的第一人，即，一個被蓄意建造作為紀念碑以負載訊息的紀念物 and 一個後來才被承認為歷史的並且結合一些特殊價值觀的歷史性紀念物之間的區分。修理一座紀念碑的傳統目標是要維持其訊息原封不動；代之，歷史性紀念物的現代觀念，被 Riegl 賦予具年歲價值觀，反應一個新的歷史性概念和相關於一個特殊文化的價值觀。現代價值觀與文化資源結合因而不能像在「前-現代」社會的情形一樣被呈現在一個一致性的主從裡，在那裡創造性的行動被指涉到引領人類行動和藝術性創造力的理想或寰宇性模式。

10.1 遺產和維護的現代層面

10.1.1 寰宇性價值觀

在現代的涵構有需要對「寰宇性」的意義的改變作反應。傳統理念中將寰宇性指涉到被模仿(mimesis)以獲致最接近的相像的「神聖」的模式或理念不僅相關到所有人類產物而且也相關到自然、人類他們自己和社會。隨著在浪漫主義期間價值觀的逐漸改變，寰宇地有效的模式的問題不再相關。然而，寰宇性價值的議題甚至在現代社會持仍續被宣告；其乃在國際合作和 UNESCO 世界遺產公約組織的確證之基礎下。現代社會在已經承認遺產資源相關於它們的文化和實質涵構的特殊性以及創造多樣性中真實性的精義之下，已經提供一個新的焦聚給寰宇性意義的議題。在接受 Nietzsche, Heidegger 和 Brandi 的定義之下，寰宇性應在特殊文化真正（真實）表達的共同者之中追求。真的，這些共同因素可在被創造的產品，藝術品，為結果的創造過程本身尋找。

因此文化遺產的寰宇性意義的現代意念不是源自一個概念說所有產品均相像一個特別的理型或模型，而是源自一個觀念認為各個（產品）是一個特殊的藝術家或社群的一個創造性和獨特的表達，而且同時代表相關的文化涵構。一個文化遺產的資源之具有寰宇性價值-在自身- 並無它是「最好」的含意；而是，它共有一個特別的創造性品質、一個獨特性，以及一個為「真」、原始、真實以為人類共同、寰宇性的遺產的一個構成部分。在如此一個涵構，或許可能去認同具有相似特質的產品群體或類別，從中取選擇最具代表性或最優者。在精義上，寰宇性價值意指單一項目不僅要以其個別優點檢視，而且總也被視為一個